

次彭校長 指正

灤水文源

玉田縣陳韻琴著

灤水文源目錄

一 序

二 標點符號

三 擬木蘭家書

四 擬木蘭乞身表

五 論英國盛強原於堅凝整暇

六 論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七 說歲寒松柏後彫

八 說借書應有之道德

九 論灤縣灤河河隄宜隨時修葺

十 論學校宜添設國術

十一 論教然後知困

十二 灤縣師範學校同學錄序



十三 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十四 論李公擇藏書於廬山僧舍任人觀覽

十五 論沈雲英守道州解圍破賊

十六 沈雲英守道州行

十七 論左光斗在廠獄以大義責史可法

十八 論袁枚公書於人

十九 方孝儒不肯草詔論

二十 論程含光鞭虎救弟

二十一 論宋順帝願後世世勿復生天王家

二十二 論岳飛少年每值朔望必祭周同

二十三 論王冕父命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

二十四 論唐睢怒懾秦王

二十五 論李疑舍病夫孕婦

二十六 論微勒安尼開闢芬蘭荒林

二十七 論費宮人刺虎

二十八 論葉機將鄉勇破海寇

二十九 論黃小雷萬里尋兄

三十 論文天祥不肯降元

三十一 論文天祥絕粒八日不死

三十二 論文天祥盡以家貲爲軍費

三十三 讀白居易凶宅書後

三十四 東西先哲於點線之觀察與運用

三十五 易筮儀淺釋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九 紫金山

四十 趙瞎子傳

四十一 訥爾遜軼事

四十二 放棄開灤煤鑛記

四十三 詞 秋郊晚景

四十四 雪後紫金山上觀景

四十五 灤河岸上早晨風景

四十六 慶祝畢業同學歌

四十七 游橫山

四十八 班超投筆

四十九 隴頭嘆

五十 邯鄲歌

五十一 遊徧涼汀行宮

序

應試之文，限於篇幅，限於時間，不足以言藝術，更不足以言派別，苟能文通字順，筆法清晰，意思周密，自圓其說，便可中選。

乃自晚近，思想蓬勃；文學派別，日漸紛紜；初學塗鴉，便高談闊論，言思想，不曰克魯包脫金，即曰斯丹林，言派別，不曰普羅，即曰浪漫，他如寫實派，自然派，口頭禪異常熟習，一若文質彬彬，不可一世之大文學家也；實則命彼爲文，雖淺近意思，亦不能表現，訛字觸目皆是，杜撰之詞，連篇滿幅；謂爲眼大如箕，學問如粟，或非刻薄之言也。

夫國家興學育才，既延聘專門學者，諄諄講授，何以成就之人才，竟一至如此乎？蓋集衆人於一堂，教者不免標奇立異，以博衆人之歡心；各種文派，更煩灌輸，喜新厭故，不求實用；名爲求學，實則走馬觀花；名爲講授，實則燕雀哺雛；恰如聽戲者，京腔，外江，品評入微，已則嘔啞

嘲啻而已，求其得心應手，不亦難乎？

予自致仕，再業舌耕，四年之間，每當諸生課藝，筆削以後，必擬作一篇，藉以示範。行之暮年，諸生於紀事之文，均能意到筆隨；又暮年，論說，解釋之文，亦無不得心應手。叩以何謂普羅文學，何謂浪漫文學，則不知也。予欣然而慰之曰：「初學爲文，能表現意思，卽諸生應有之程度；亦予之所望於諸生者也。至若何謂中國之漢魏文體，六朝文體，唐宋文體？何謂西洋之普羅文派，浪漫文派，則能表現意思以後，循序漸進，自可登峯造極；正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道也。」

諸生聞言，喜形於色，僉曰：先生所擬之文，吾儕咀嚼其膏味，採剝其華實，深得其益矣；今已集卷成帙，盍不付梓，公諸世人？予自忝雕蟲小技，非關性命之學，亦非經濟之文，不足以示人，更不足以垂教後世；因以遲遲。嗣以諸生多子由之好，却以鈔錄爲艱，始允印刷成書，公諸同好。所有論說，記載，解釋，詩歌，無不蠹具規模，苟能口誦心唯，細心

好。所有論說，記載，解釋，詩歌，無不蠱具規模，苟能口誦心唯，細心研究，必得爲文之道。雖不能遽成文學專家，而應升學考試，文官考試，縱不能必占鰲頭，尙不致名落孫山。惟書中所擬題目，未必盡合讀者一時之需要，要在讀者玩味各篇命意，措詞之法而已。篇幅旣多，瑕疵難免；倘鴻儒碩彥，辱而教之，則拋輒引玉，當亦斯文之效也。

一九三五，七，玉田縣陳韻琴識於灤縣

灤
水
文
源
序

灤水文源

標點號符

標是標明，點是點斷，點號有四：一，句號。或·二，點號，三，分號；四，冒號；標號有八：一，問號？二，驚歎號！三，引號「」四，破折號——五，刪節號……六，夾註號（）七，私名號——八，書名號~~~~~共十二種。茲分別解釋如左：

一，句號。或·

主詞，動詞俱備，意思完足的，即爲句。每句之末，須用句號。

例： 他曾來找我；但是我沒在家。

二，點號，

點號用法有八：

1，主詞太長，或須重讀，用點號點開，使之成讀。

a，一輛黑色的汽車，風馳電掣的過去了。

這句的主詞是「一輛黑色的汽車」，未免太長，所以用點號和表語分開。

b，魚，是我最愛吃的。

這句的主詞是「魚」，雖祇一個魚字；但是要重讀，所以點開。

2，止詞太長，移在句首，用點號點開。

這麼一碗飯，我實在喫不了。

原句是「我實在吃不了這麼一碗飯。」「這麼一碗飯」是「吃不了」的止詞；因為太長，移在句首；所以點開。

3，介詞的司詞，移在句首；用點號點開。

這樣惡人，你還替他想甚麼法子！

「這樣惡人」是替的司詞，替是介詞。把「這樣惡人」移在句首，有重讀之意，故用點號點開。

4，副詞，副詞性的分句，應讀斷時，用點號點開。

a，當初，我沒想到有這樣結果。

按此句意思，應爲「我當初沒想到有這樣結果。」「當初」是副詞，應在「沒想到」的前邊；因爲移在句首，故點開。

b，我在二十年以前，曾到灤縣一次。

原句應爲「我曾在二十年以前到灤縣一次。」如此句法，未免太長，大累贅，故改爲「我在二十年以前，曾到灤縣一次。」在二十年以前」是「曾到」的副詞分句。

5，連用的同類詞，同類語，用點號點開。

a，疾病，貧窮，困難，均是人所惡的。

b，青的山，綠的水，真可愛。

6，平列的分句，用點號點開。

我讀書，你寫字，好不好？

7，夾註的分句，用點號點開。

北平的三海，風景很好，我曾遊過幾次。

「風景很好」是替三海下的註句，故點開。

8，連接詞須重讀者，用點號點開。

你趕快走！不然，就來不及了。

「不然」是連接詞，因為重讀，故點開。

三，分號；

複句用點號分不清楚，用分號分開。分號用法有五：

1，平列長分句，用分號分開。

鳥在空中飛來飛去，自由的很；魚在水裏游來游去，也自由的很。

2，互相倚靠的長分句，用分號分開。

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

相須也。

3，凡用連接詞，連合上下長分句者，用分號分開。

我雖無力助你；然而我必盡心而爲之。

他絕不能作官；因爲他不善夤緣。

4，兩個獨立句，文法不連，而意思却相連者；用分號分開。

這把刀太鈍了；拿那把來！

5，句中加以證明，用分號分開。

養在家裏的禽獸，叫作家畜；如馬，牛，雞，犬，豕之類。

四，冒號：

冒號用法有四：

1，總起下文，須用冒號。

一年分四季：二月，三月，四月，是春季；五月，六月，七月是夏季；八月，九月，十月是秋季；十一月，十二月，一月是冬季。

2，引語例語，須用冒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凡可以代表國性的花，叫國花；例如：中國的梅花，日本的櫻花，英國的玫瑰，法國的百合皆是也。

3，總結上文，須用冒號。

中國的梅花，日本的櫻花，英國的玫瑰，法國的百合：這均是代表其國性的國花。

4，末句結束上文，而末句之上，宜用冒號。

他的學問比你深，道德比你高，見地比你遠：這樣人你還不交嗎？
五，問號？

問號用法有三，分述如左：

1，直問

你吃飯了嗎？

2，反問

你不是吃飯了嗎？

3，疑問

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六，驚歎號！

驚歎號用法有四：

1，感歎

噯呀！不好了！這怎麼辦！

2，命令

來！我告訴你。

3，請求和願望

我是落難的人，求您救我！

前途珍重！祝你一路平安！

4，招呼

李先生！我們一齊走罷！

七，引號「」

引號用法有三：

1，表示所說之話

我對他說：「你別著急！等著罷！」

2，成語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3，緊要語

美國婦人，無論在如何境遇，都存「自立的心。」

八，破折號

破折號用法有三：

1，語氣斷續

啊！——阿嚏！我把胡椒匣——阿嚏——搖的太重了。

2，語氣急轉

我今天有事，打算不去了；——去一趟也好，免得再別生枝節。

3，夾註——

這些詞類——飛舞，游泳，行走，馳騁——均是動詞。

九，刪節號……

刪節號用法有二：

1，標明省略。

……那些勞動的苦工，不能結婚；若是他們有錢養家，也許結婚罷

？……

2，標明不完全。

夏季的……天……熱……

十，夾註號（—）

夾註號用法有二：

1，夾註句，可以與上下文連接誦讀者，用夾註號，與破折號相同。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嘗與過宋將軍家。宋懷慶，清化鎮人。亦可寫嘗與過宋將軍家——宋，懷慶，清化鎮人——

2，夾註句不能與上下文連接誦讀者，必用夾註號。

北平的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均在城內）風景很秀美。

十一，私名號——

專有的名，均是私名；例如人名，地名，朝代名，宗教名，均用私名號，標於名之左旁，橫書標於下面。

李耳，孟軻，申不害。

北平，天津，南京

唐，宋，元，明。

天主教，耶穌教，佛教。

國語專修學校。

十二，書名號

書名，篇名，均用書名號標於左旁，橫書標於下面。

尙書，毛詩，儀禮。

堯典，關雎，喪服。

擬木蘭家書

孟冬之月，女以僑裝，代父從軍；入伍以來，言行謹自檢束；幸喜同儕，無從窺透破綻；冒名頂替，量難洩漏；細微末節，尙希寬懷！

此次徵調騎兵，急於星火；幸我塞外之人，習於馬術；女雖生長閨閣，亦嫻馳聘；以故關山飛度，跋涉不感艱難；寒光鐵甲，正可鍛鍊；披星戴月，不足爲苦；伏維堂上，勿以爲念！

拜別之日，皓月初升，直抵黃河西岸；平沙列幕，鋪草爲茵；快然

睡，不減平時，翌日微曙，渡河東去；馳驅百餘里，過殺虎口，至黑山頭；沿途溪水灤洄，峯巒疊障；遊目聘懷，頗不寂寞。日落黃昏，駐於山下；中天明月，旌旗飄蕩；部伍見招，②歌聲激越；濟濟融融，幾忘身在異鄉也。

惟萬籟俱寂之時，思及父病連年。母亦衰弱；阿姊一旦于歸，則井白誰操？昏定晨省，更苦事奉無人；雖有阿弟，年尚幼稚；言念及此，肝腸寸斷。

顧思班超投筆從戎，功封定遠，③爵列通侯；女雖燕侶，亦何遜雁行？今後決以干城自任，將來策勳，庶耀門楣；是則盡忠正所以盡孝也。謹修尺素，敬稟行程。歲暮天寒，尙希珍攝！

女木蘭謹稟 永隆元年冬月

【註】①杜市後出灤：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②漢班超使西域，任西域都護，封定遠侯。

舊說：「木蘭姓花，父名孤，北魏時人。父病不能從軍，爲有司所苦，木蘭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也。」近人姚大榮撰木蘭從軍時地表徵，定木蘭爲隋末唐初人，隸梁師都部下，梁亡後，不知所終。其里居則在漢湖方郡，三封縣故城；今爲寧夏東北境。蓋木蘭其名。本先賢端木子貢之後；避讎改稱木。漢武開邊置郡，援周禮調人之制，定避讎移鄉之法，徒以實邊；故木蘭世居塞上。按姚氏之說，信而有徵，有功於舊籍者甚偉，其原著頗可參攷。

無名氏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一)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二)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耶嬈去，幕宿黃河邊，不聞耶嬈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幕宿黑山頭，(三)不聞耶嬈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四)，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

書郎，願借明駝^(三)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耶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四)，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註】^(一)突厥人尊稱首領之譯音，其義則華云「帝」也。始自魏太武時，蠕蠕社崙自稱印豆伐可汗。隋末梁師都據朔方，北連突厥，始畢號之爲大度毗伽可汗^(二)。今作爺，北人俗呼父爲爺。音以遮切。^(三)黑山即殺虎山，在殺虎口東北九十里。今歸化城東南百餘里。^(四)唐六典凡勳有十二等，一轉爲武騎尉，比從七品，至十二轉爲上柱國，比正二品。^(五)駝臥不貼腹，屈足，漏明則行，故曰明駝。文苑本作願馳千里足，似有節省，改依英華本。^(六)一作撲握、彌離。

擬木蘭乞身表^(三)

昔者陛下，初膺天祚，甫奠邦畿；徵民入伍，爲國干城；大義所在，

昔者陛下，初膺天祚，甫奠邦畿；徵民入伍，爲國干城；大義所在，無分遐邇；凡屬臣民，莫不踊躍從軍；同戍邊鄙，共衛藩服。臣以弱冠代父從戎，飛渡關山，遠征絕域；幸賴聖德，所向披靡；一月三捷，屢奏奇功；恩蒙上賞，擢以不次；策勳封爵，疊奉連陞；位至上柱國，爵列尙書郎；皇恩浩蕩，結草難還。〇〇

義當鞠躬盡瘁，虔厥職守；上報知遇之恩，下彰朝廷之德。奈自遠離

桑梓，效命疆場；屈指計來，已歷十有

椽萱俱

加筭，未悉曾否于歸；弟未入冠，奉養

望；〇〇興思堂上，能無陟帖之悲；〇〇願

二系

方長，承歡之心迫切；言念及此，淚已

維

道；區區寸草，諒蒙嘉許。

惟以臣家河右，籍屬三封〇〇；迢迢

維艱；願賜明駝，藉爲代步；幸以德祐

恩。今後有生之年，俱是盡忠之日；一

聞。

【註】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朔方郎將梁師都即帝位，國號梁，改元爲永隆元年。突厥冊爲大度毘迦可汗。旋封爲解事天子。木蘭隸梁師都部下。(一)仕委身事君，故致仕爲乞身。(二)春秋魏顛嫁其父遺妾，不以爲殉；後與秦人杜回戰，見老人結草亢回，遂獲之。夜夢老人曰：「余所嫁婦人之父也。」(三)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四)詩，孝子行役，思念父母；國勢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作陟岵之詩。其詩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風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五)三封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西岸。(六)鶴頭書，辟召用之。

論英國盛強原於堅凝整暇 附卜來敦記

形如散沙，則版圖雖廣，難以盛強；勢若鳥合，軍旅雖多，難爲干城；善於覘人國者，莫不留意於此；是以有清末葉，黎庶昌奉使英國，遊於卜來敦，見其人民，優游暇豫；而思及荷卿氏論列國之言，晉欒鍼對楚子重之語；因以深悉英國盛強傑大，非原於船堅礮巨，在其人民堅凝整暇而

已。

夫英吉利以商業立國，人民散居五洲；當然不易堅凝，軍旅之多，甲於世界，何以反能整暇？蓋英以君主立憲，爲其國體，政治修明，人民富庶，雖其思想蓬勃，崇尚自由；能先公而後私，先國而後家，平時各安其分，各盡其職，此其所以堅也。一旦有事，均能勇於公戰，怯於私鬪，不津津於權利，不沾沾於意見；以識大體爲心，以能合羣爲懷，同舟共濟，上下相協，此其所以整也；既堅且整，則舉國爲一，號令既出，則無不奉行；以此治國，何國不治？以此攻敵，何敵不克？又奚怪其從容而不迫乎？

倘英國徒恃其船堅礮巨，而不留意於政治；人民渙散，意見紛歧；則幅員雖廣，早已分裂，人民雖多，勢必相爭；在位者徒見其無所措手足而已。又何能暇乎？

昔諸葛亮（一）治蜀，綸巾羽扇，羊叔子（二）都督荆襄，緩帶輕裘，皆能深

得堅凝整暇之道者也。英之當國者，其亦武侯叔子之流亞乎？然則英之盛強，其來有自矣。

【註】(一)字孔明，封武鄉侯。(二)晉，羊祜字叔子。

卜來敦記

黎庶昌 字蕤齋，清貴州遵義人。官至四川東道，曾出使外國。

卜來敦者，英國之海濱，歐洲勝景也。距倫敦南一百六十餘里，輪車可兩點鐘而至，爲國人游息之所。後帶岡嶺，前則石岸巖然。好事者鑿岸爲巨廈，養魚其間；注以源泉，涵以玻璃；四洲之物，奇奇怪怪，無不畢致。又架木爲長橋，斗入海中數百丈，使遊者得以攀援憑眺。橋盡處有作樂亭；餘則淺草平沙，綠窗草屋，與水光掩映，迤邐一碧而已。人民十萬，櫛比而居。衢市縱橫，日闢益廣。其地固無波濤洶湧之觀，估客帆檣之集，無機匠廠師之興作，雜然而塵鄙也；蓋獨以潔靜勝。

每歲會堂散後，遊人率休憩於此。方其風日晴和，天水相際；邦人士女，聯袂嬉遊，衣裙雜襲，都麗如雲。時或一二小艇棹漾於空碧之中；而豪華巨家，則又鮮車怒馬，並轡爭馳

，以相邀放。迨夫暮色蒼然，燈火燦列，音樂作於水上，與風潮相吞吐，夷猶要眇^(一)，飄飄乎有遺世之意矣。

予至倫敦之次月，富紳阿什伯里導往遊焉，即嘆爲絕特殊勝。自是屢遊不厭。再踰年而之他邦，多涉名跡，而卜來敦未嘗一日去諸懷。其移人若此！

英之爲國，號爲盛強傑大。議者徒知其船堅礮巨，逐利若馳，故嘗得志海內；而不知其國中之優游暇豫，乃有如是之一境也，昔荀卿氏論列國惟堅凝之難^(二)；而晉欒鍼之對楚子重，則曰：「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三)。夫惟堅凝，斯能整暇；若卜來敦者，可以說人國已。

【註】(一)夷猶、同夷由，安適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要眇、美好貌。 (二)荀卿、名况

，時人相尊，號之爲卿，戰國時趙人。游學於齊，仕爲祭酒，或譏之，適魏 闕陵令，憤世

著書，名爲荀子；其議兵篇云：「兼并、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凝、定也。 (三)欒鍼、晉臣

；子重、楚臣。欒鍼使於楚。子重問晉國之勇，鍼對曰：「好以衆整。」曰：何如？對曰

：「好以暇。」見左傳成公十六年。

論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治人之法，貴乎禮義；立人之節，重在廉恥。四者之於國家，正如綱紀之於網罟；興亡隆替，關係綦偉；故管子牧民一篇，開宗明義，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可謂深於治國之言也。

夫政治修明，自能納民於軌物；刑罰嚴峻，豈容行爲之貪鄙，何以管子不言政，不言刑，獨諄諄於禮義，津津於廉恥，而標爲國之四維乎？蓋政可治人之表，而不能齊人之心；刑施於有形，而不能施於無形；以此治國，則綱紀日衰；奸謀詭譎，人心日流於險詐，背禮亂倫，風俗日漸於澆漓；欲其國之不亂，安可得乎？而有禮則大之冠婚喪祭，維儀維則；小之進退週旋，中規中矩；謙恭和藹，上下相協；不必導之以政，而民自齊矣。此禮之用也。禮之本在義，義生於宜；義則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無不相得，此義之體也。以禮爲用，以義爲體，則臨財有所不取，而廉潔之德以立，遇事有所不爲，則羞

惡之心日增；以此治民，則民風日厚；以此立國，則國本日固，適如日月星辰，各遵軌道，而運行無阻；光被四表，而空明一體，安有黑暗之時哉！

古聖先賢，均明乎此；是以仲尼^①言復禮爲仁，子輿^②以義爲人之正路；楊震^③不受王密之金，伯夷^④恥食姬周之粟；治人之法，昭於經傳，立人之節，著於史乘，善乎管子之巧於綜覈，而特標爲國之四維也。

【註】①孔子。②孟子。③漢朝人。④般人。

說歲寒松柏後彫

雨雪其雱，北風咏於衛國^①；履霜堅冰，歲寒漸於初六^②；當斯時也；幹若龍蟠，濤聲似海；葉形如針，濃顏若黛；鬱鬱蒼蒼，惟東嶺之孤松；蓬蓬孳孳，獨南山之古柏；是以孔子言後彫之樹，特以松柏並稱；可謂精於觀察自然者也。

夫松柏楊柳，均爲喬木，何以春夏，爭妍鬪豔；湖濱山曲，無不垂青；而一至金風西渡，則楊柳卽時彫零；霜凝露結，則並茂惟有松柏乎？蓋

松柏枝柯，富於脂肪；葉身微細，廉於水分；是以性能耐寒，彫零最晚；欣欣向榮，不減初春。迨及星廻斗轉，律中太族^⑤；則新葉已生，而舊葉始脫；所以青青相承，無時間斷。善乎孔子之言，謂松柏後彫，而未言其不彫；當時雖無自然科學，而聖賢察物，豈不審乎？

噫！宋室淪亡，始見文信國^⑥之忠貞；明朝鼎革，方顯史閣部^⑦之義烈。他如夏桀荒淫，而龍逢^⑧敢於極諫；殷紂無道，而比干^⑨不畏剖心。甚至常山^⑩斷舌，椒山^⑪有膽；皆於中原板蕩^⑫，而獨標晚節者也。人物象徵，無異松柏：歲時雖寒，勢必後彫，豈肯隨風而偃哉^⑬！

【註】^①詩，衛風：北風其涼，雨雪其雩。^②坤卦。^③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太族。^④文天祥。^⑤史可法。^⑥關龍逢。^⑦比干般之賢臣。^⑧唐朝，顏杲卿爲常山太守。^⑨明

朝，楊繼盛別號椒山。^⑩板蕩，詩篇名，皆言厲王無道者也。^⑪論語，君子之德風也，小人

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說昔誓誓有之首志

有書者多不肯讀書，欲讀書者，多苦於無書；事實矛盾，誠人生之遺憾也。

然則無書者，甘於自棄，而終於不讀書歟？曰，是不然也。果能借書於人，而已雖無書，亦無妨於讀書矣。

惟有書者，縱然汗牛充棟，寧願素蟬灰絲，時蒙卷軸，而不願借書予人；吝嗇之心，固爲可鄙；而借書者沾污損毀，歸還稽遲，放蕩之性，殊可憎。明於責人，而昏於責己，豈君子之道哉？

倘借書者，能有道德之心，則何患人之不公其書乎？然則道德如歟？一曰，保持書之清潔，二曰，保持書之完整，三曰，實踐歸期；凡茲三者，俱能遵守，則不患書之難借，而吝書者，亦可轉移而欣然願借其書矣。

論灤縣灤河河隄宜隨時修葺

韓文公曰：「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值

河之築隄也；高幾兼尋，縣延數里；河岸免於陷落，灤城賴以保存，可謂有人爲之前矣；猗猗盛跡，宜乎傳於無窮，斯民永無波臣之崇。

詎知灤河上流，崇山峻嶺，峯巒起伏；過偏涼汀以南，則陡入平原；上下軒輊，不啻高屋建瓴^㉔，傾水下注；波濤洶涌，奔流湍急，築隄雖堅，難當簸蕩；坍塌毀壞，勢所難免；風吹雨蝕，易於剝落；踐踏摧殘，奚能永固？倘不修葺，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罅漏雖微，可以決口；况夏雨連綿，山洪暴漲，長隄數里，難免盡付東流；非但城垣危險，堪爲杞憂^㉕，而當日千百工人，艱辛締造，勤勞數月；公私欸項，耗費巨萬，所築河隄，一旦無存，未免可惜。

言念及此，綢繆宜先；繼往開來，責在後人；故河隄殘毀，卽宜修葺；莫俟傾頽，前功盡棄；苟能如此，則河隄盛跡，固可不朽，灤縣城垣，亦可長存，有地方之責者，豈可忽哉！

【註】^㉔韓愈與于襄陽書。^㉕史記：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也。^㉖列

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

論學校宜添設國術

國術爲我神明裔胄，特有之技藝；或名擊技，或名武術，或名拳術。名雖不同，實則一也。

在昔火藥未發明之時，戰爭之工具，惟恃乎弓、弩、鎗、刀、劍、矛、盾、斧、鉞、戟；鞭、簡、撻、殳、叉；爬頭，綿繩套索，白打；十八般武藝而已。風尚流行，雖彬彬之士，亦以文武兼全相尚；赳赳武夫，以敵萬人爲榮；公卿倡於上，士庶合於下，精益求精，源同而末異；於是另樹一幟，另成一派；講氣工者有太極，練外工者有少林；他有八卦，形意各門，無不各有專長，而其內練氣息，外練筋骨，手法，眼法，步法，無不殊路而同歸，歸於強健身體，爲最終之目的。居今思昔，想見當時英雄，以武論才，猗歟何其盛也。

自西洋鎗礮，傳入中國；一吸粹心歐化之士，爭以火藥之術相尚；遂

以國術爲無用，於是廢而不講；詎知鎗礮固利，而鎗礮不能自動，須有使用鎗礮之人，然後能收鎗礮之效，若其人皆能國術，身體靈巧強健，則鎗礮更易於爲用。縱因地勢，而鎗礮有時失其效力，亦可白刃衝鋒，兩軍交綏，一至衝鋒，則火藥之術，均無用矣。能國術者，又何難於敵當萬人，而操必勝之權乎？此其用之小者也。平時練習國術。可以鍛鍊身體，可以養浩然之氣，使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身體；其用之大者也。學校爲教育人材之所，身心發育，豈容偏廢；宜察國術之效用，列爲正科，以養成健全之國民；則神明奮發，方有復興之望。豈可忽哉。

【註】(一)明，嘉靖時，邊廷多事，官司招募勇敢。山西，李通行教京師，應募第一。其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箭，十三擗，十四叉，十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二)，(三)，(四)，(五)皆拳術派別名。

論教然後知困

爲人師者，必待夫教，然後知其困；非困之難知也，不明乎爲教之道也。如已明乎爲教之道，則其知困也，必不在於既教之後；而教亦不困矣。乃世之淺薄者流，學問如粟，而眼大如箕；道聽塗說，好爲人師；其未教也；自以爲道貫古今，學究天下，人皆莫己若也。既教之後，則困難叢生，無往而非荆棘；故禮記有云：「教然後知困」；正爲斯人，深爲警戒之言也。

夫爲教之道，何如乎？曰：「同一理也，」學者知其當然，教者必知其所以然；而後明於心，發於外，自達以達人。若教者祇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則止於自達而已，奚足以教人乎？同一事也，學者之對象在己，教者之對象在人，在己，則黽勉刻苦，孜孜向學，自能豁然貫通；在人，則非循循善誘，深明教授之法不可也。未教之先，先明所以然之理，又通教授之法，則教而不困矣。乃世俗之人，不明乎此，此其所以必待夫教，然後知困也；爲人師者可不勉乎哉！

灤縣師範學校同學錄序 代作

友誼情殷，易感陽關之曲；道術未深，難爲相忘之人；斯性之自然者也。

予年未及而立，諸生多在弱冠；半載甄陶，一堂共話；情感方殷，安能相忘乎？不能相忘，則贈處必假乎心聲；爲存永久，尤須藉資於心畫；此科甲之有同門錄，仕宦之有同寅錄，而吾校之所以刊印同學錄也。

今者我校師生，羅列姓名，次章，年齡，籍貫，通信地點，纂輯一冊，名曰灤縣縣立師範學校同學錄，行將付梓；我何以贈諸生，諸生何以處我，正可弁諸篇首，以彰心聲，以成心畫，以垂永久，豈可緘默乎！

老子有云：「君子贈人以書。」予雖不敢自命爲君子，竊願以書贈諸生。其書爲何？曰：「今日之學生，」即他日之師表；在校藏修，必須端品；

他日爲師，方能身教。左右逢源，必須勵學；他日爲師，方能言教。端品

勵學而外，尤須強健身體，方能躬行實踐，力與心從。否則羸弱，雖有倚馬之才，難爲有用之身，三者並顧，庶爲良師。

徵諸古人：仲尼有言，知仁與勇並重；緬懷康德，知情與意相參；他如釋迦，既主悲智雙修，更重龍象之才；是則方內方外，所言無不相同；古今東西，主張莫之或異；卽現世所謂德育，智育，體育並重之說也，總茲三者，是謂學術之體。

古今中外，學術雖博，而其大別，則形上之學，均是人類相關之道；形下之學，不外人物相須之理；二者並重，方能利用厚生，世界進化，而日漸於光明；是謂學術之用。

明乎體用，則求學固可免入歧途，而教學亦能循循善誘，導人於正軌；「此我之所以贈諸生者也，」然則諸生之處我者何如乎？平時察言觀色，早已洞明；綜核歸納，參以己意，設爲諸生而告曰：「予之爲人，旣以順性爲主；而吾之性，固富於情感，却寡於言語。處事應物，不尙浮夸；推

已得人，惟有虔誠，前任壁畫，因當蕭規曹隨^①；將來進展，亦當責無旁貸。今後在校諸生，一切待遇，力求優厚；畢業諸生，亦必使之學有所用；以符國家興學育才，百年樹人之至意。此我之自處，當亦諸生之處我者歟？」識諸篇首，藉表心聲。

今後人各一編，勤於披閱，藉助他山^②，斯同學錄之用也；是爲序。

【註】^①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

人。後歌入樂府，以爲送別之曲。^②莊子：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③論語：三十而

立^④禮記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清朝姚鼐始以贈處連用

。揚子法言：言，心聲也。^⑤揚子法言：書，心畫也。^⑥佛家稱羅漢勇猛有大力者曰龍象。

^⑦漢蕭何爲相，多所規畫，曹參爲相，盡隨蕭何舊法；謂爲蕭規曹隨。

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八方^①向化，四海昇平，天下之興也；社稷邱墟，山河易色，天下之亡也；究其所以興，所以亡，豈徒一二領袖之責，蓋人人皆有其責也。顧

亭林^三之言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旨哉言乎？

夫天子主天下，諸侯主國，大夫主家，今雖無天子，諸侯，大夫之名而文官，武將，亦各有專司；匹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何有興亡之責乎？且匹夫有責，而匹婦獨無責乎？是不然也。所謂匹夫有責者，謂人人皆有其責，非有性別之分，專言匹夫有責，而匹婦獨無責也。更非人人皆有領袖之心，覬覦領袖之位，然後行其政，盡其責也。誠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各因其所在之地位，行其應盡之本務，則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興，否則家敗而國亂，國亂而天下亡。正如人身之四肢百骸，五藏六府^三，各盡其能則生，各失其能而亡也。不特此也，偷人人舍其所能，亂其所行，汲汲皇皇，似盡其責者，實則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亦未有不亡者也。

明乎此，則伊尹^四之輔成湯，呂尙^五之佐文王，得其位，行其道，固爲能盡其責矣。當其未遇成湯，未遇文王；而耕於有莘^六，漁於渭濱，亦

而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歷年蒐集羣書，竟達九千餘卷，論其價值，當不在少，就常人之心理，當如何小心翼翼，蘊積而藏諸乎？乃李公擇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咀嚙其膏味，而不私有其書，却藏於其故居之僧舍，以供他人之觀覽者，豈有說乎？

蓋人之知識低，則所見者小；而自立之心重，私有之心切；知識高，則所見者大，而公益之心重，私有之心輕，非其性之異也，知識不同也。李公擇學既成，聞名於當世，其知識已高，私心已泯，所見者大而遠，故不私有其書，而藏於僧舍，以公諸人。士之好學而無書者，讀其書，以成其學，固當飲水思源，而不忘李公之澤；即李公之子孫，亦可觀覽，以成就其學問；如此措置，既有益於世人，而亦無損於子孫；利己而利人，較諸私有其書，而藏之於家，利之大小相差，爲何如乎？

非特此也，倘李公擇學既成，其書不藏於僧舍，以公諸人；而藏於己，以爲私有之物，安必其子孫，必讀其書乎？子孫不讀其書，則其書亦僅

無負於匹夫之責也。他如傳說（三）版築，孔明（四）躬耕，凡素其位，而行乎其位者，皆與天下者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泄泄沓沓，儼然一蠹；或搖旗吶喊，自號志士，揜臂急呼，妄擬偉人，實則鼓泥揚波，曠職失責，皆亡天下者也；何能與天下哉！

【註】（一）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二）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三）心、肝、腎、肺、脾、爲

五藏。胃、膽、三焦、膀胱、大小腸爲六府。（四）商朝賢臣。（五）姜尙又名呂尙，佐周文王。（六）

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七）殷高宗起傳說於版築之間。（八）諸葛亮字孔明，曾躬耕南陽。

論李公擇藏書於廬山僧舍任人觀覽

附李氏山房藏書記

人之於物，得之愈難，則私有之心愈切；其有得之難，而不私有其物却公諸人者，其爲宋之李公擇乎？

夫李公擇生於北宋，當時印刷之術，雖已發明；而書之鴻篇巨製，究竟難於摹刻；以故老生宿儒，雖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然則文人之於書也：得之，亦云難矣。

有束之高閣，適如貨棄於地矣。何如藏之於僧舍，公諸世人，子孫能讀書者，固不艱於無書可讀；子孫不能讀書，而其書亦不致束之高閣，同於廢物；李公深見及此，所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僧舍；不私有其書，而公諸世人；噫！如李公者，可謂明達之士矣。然則後世之瑯嬛（福地，雖藏書汗牛充棟；而禁人詳窺，惠及素蟬；不肖子孫，易爲餅餌；以視李公，亦何其愚哉！

【註】（一）瑯嬛記：張華遊於洞宮，遇一人引至一處，別是天地，每室各有奇書；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問其地，曰：「瑯嬛廬地也。」（二）柳宗元文：「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言書多也。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字子瞻，別號東坡居士，宋眉山人，嘉祐進士。工文章，能詩，善書畫，著有東坡全集。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

、五穀、六材(二)、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而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而咀嚙(三)

其膏昧，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註】(一)土、金、石、木、獸、草是也。禮：「天子之工六：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二)柱下史、官名，周守藏室之史也。聘、即老聘、姓李名耳，爲周柱下史。孔子適周，見老聘，得百二國寶書。(三)名起，春秋時晉卿，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四)春秋時吳王壽夢之少子。壽夢見季札賢，欲立之，卒不受，歷聘上國，適魯，請觀周樂；爲歌風雅頌。(五)左史、官名，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倚和、人名，春秋時楚之左史。(六)三墳、三皇之書。(七)五典、五帝之書。(八)案、八卦之書。(九)丘、九州之志。(十)名常，宋建昌人，皇祐進士。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

留所抄書萬卷於室，名曰李氏山房。(一)猶言咀嚼。

論沈雲英守道州解圍破賊

附沈雲英傳

歷來女子，多以容貌見稱；或詠於詩歌，或標於史冊；越之西施(二)，唐之玉環，(三)其著者也。而以武功成名，一盡守土之責，獨標忠孝之大節者，其爲明之沈雲英乎？

夫雲英年僅十七，且係少女；揆以常人之情，驟遭流寇之亂，當如何倉皇失措，脅息而戰慄乎？乃雲英則不然。當張獻忠之破武昌也；過洞庭(四)而西，所經之地，無不望風披靡，不戰而下；其猖獗之勢，何其雄也。迨其攻圍道州，沈將軍出戰木壘，卒以衆寡不敵，沒於陣前；全城被圍，行見崑岡之火，玉石俱焚(五)；而雲英非但不爲所動，反能發揚蹈厲，代父爲將；以忠義之言，激發民衆之氣；披甲而馳，身先士卒；開門應戰，擊破流寇；解道州之圍，成乃父之喪，忠孝並盡，何其勇也。豈沈將軍至緒，久在戎行；反不如其女之驟解簪珥者歟？

吁！是不然也。蓋沈將軍之死也：雲英之勇，動於孝心，民人之氣，激於義憤；上下一心，勢在必死；雖三軍當前，不可奪其志也；况流寇烏合之衆乎？而流寇則因沈將軍已死，道州指日可下；驕矜而不爲之備矣。以勢在必死之軍，卒擊驕矜烏合之衆；其勝也，不待著龜矣。

設沈將軍不死於賊，而死於病，則雲英未必有如此之忠勇，民人未必有如此之義憤；而道州亦未必守也。

雖然，流寇爲亂，士大夫芻息於兵刃之下；坐視其父母死於非命，妻子被擄者，比比皆是也；曾不聞一怒而破賊者；以視雲英能無愧乎；噫！如沈雲英者，誠可謂女中之傑出者也。

【註】①西施，春秋，越，苧蘿村，西嚮薪之女，有姿容。越王句踐敗於會稽，范蠡取西施獻於吳王夫差。②唐玄宗之妃，乳名玉環，有寵於玄宗，安祿山反，隨玄宗幸蜀，六軍不發，縊死於馬嵬。③湖名，在湖南省。④尚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⑤論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沈雲英傳

夏之蓉字芙蓉，號醴谷，清江蘇高郵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授檢討，著有半舫齋集。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一)，張獻忠破武昌(二)，過洞庭(三)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出戰木壘，歿於軍。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四)，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公爲鄉里死，即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

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挺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藉(五)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

郡守上功，詔贈至緒副總兵，加雲英游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雲英，會稽(六)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七)，四時不絕。

論曰：「明季二賊豎(八)四訐，遂移神器(九)；時士大夫脅息(十)兵刃下，能不喪其丈夫子(十一)者

鮮矣！秦良玉（一）、沈雲英之流，解簪珥一奮，賊氣爲奪，忠勇之伸，乃激於女子，事何奇也！豈亂世陰陽之道，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歟？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之云。」

【註】（一）即湖南永州府，今爲陵零縣。（二）清爲府，爲湖北省治；今爲縣，仍爲省治。（三）湖名，爲我國內地一大湖，長二百里，廣百里，在湖南。○如烏鳥之集合，喻無紀律。（四）足和蹂躪，屍和枕藉也。（五）縣名，明清時與山陰並爲浙江紹興府治，今廢爲紹興縣。（六）地名，在道州北八十里。（七）謂流賊李自成與張獻忠。（八）謂帝位也。（九）謂恐懼之甚，竦體而喘息也。（十）丈夫之志氣。（十一）明州人，石往宣撫使土司馬千乘妻。有智，善騎射；常爲男子裝。千乘卒，代領其衆；以戰功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流賊入川，良玉屢破之，及張獻忠陷川，良玉分兵守四境，賊徧招土司，無敢至石往者，獻忠死，良玉以壽終。

沈雲英守道州行

流寇渠魁張獻忠，武昌一役勢尤雄；洞庭橫過無天險，殺人盈野滿地紅。一東滿地白骨無人收，屠盡江南八百州；行見蒸民無子遺，到處荒涼

似晚秋。十一尤秋風掃盡彫零葉，萬里人烟全消滅；日落鬼哭聲啾啾，酸楚驚心悲切切。九層悲切哀音達楚雲，生成怪桀是妖氛；飄忽靡定如風轉，橫行無阻似狼羣。十二文狼羣驟突無人蒐，西窰成都過道州。十一尤道州守備沈將軍，孔武瑰琦是虎賁；開門應戰驅狗鼠，明末獨標汗馬勳。十二文汗馬功勞無時泯，木屨忽傳將星隕，十一軫將星隕落似山開，流寇翻天劫地來；孤城幾見遭灰燼，幸有雲英是將才。十灰

雲英女兒多智謀，州民也可作貔貅；潰圍固全鄉里誼，殺賊尤能報父仇。十一尤解脫羅裙乘紫駟，英風直是漢桓侯；三衝鋒不避艱與險，縱橫殺却萬人頭。十一尤盜賊心驚膽亦寒，奔逃踐踏自相殘；孤城立免流氛禍，閩秀名傳上將壇。巾幗英豪忠且孝，湘民萬古祀麻灘。十四寒

【註】(一)蜀漢張飛孫郡人，字翼德，諡桓侯。

論左光斗在廠獄以大義責史可法

附左忠毅公軼事

小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君子之所欲，莫甚於義；莫甚於生，則一罹

患難，希求幸免，無微不至；莫甚於義，則雖遭陷害，而視死如歸，非矯情也，其性然也。明之左光斗，可謂君子矣；何以言之？

當逆閹^三之專橫也：左公以直言被逮，下廠獄，被炮烙，面額焦爛；左股以下，筋骨盡脫；在常人之情，宜如何悲泣憤恨，亟思營救之策乎？乃史公可法，念知遇之恩，往問於圜牆之內；化裝易服，僞作糞夫；通融禁卒，始得面謁；而左公反責以輕身昧義者何哉？

蓋左公之心，以義爲重者也。史公感恩報德，不避艱險；厚於師徒之情，固爲義矣；而魏璫肆虐，害盡清流；幸存碩果^三，或可立挽狂瀾；支柱國事，庶免社稷邱墟；爲國憐才，尤爲大義；二義相較，自以珍攝史公爲要；豈肯以垂死之身，陷高足以株連^三之禍哉！故詞嚴意正，責以大義，此左公之愛人以德也。

夫左公身遭縲紲，命在垂危；猶爲國憐才，以大義爲重；今之身居高位，而嫉賢妬能者，以視左公，能不愧哉！

【註】(一)指魏忠賢而言。(二)易：「上九碩果不食。」(三)一人之罪，牽及多人；猶伐木之根株相連也。

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清桐城人。康熙進士，文學韓歐，爲「桐城派」之初祖，著有望

溪文集等書。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一)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二)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三)，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鑊，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四)末，流賊張獻忠^(五)出沒蘇、黃、潛、桐間，史公以鳳盧道^(七)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更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無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六)，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註】(一)名光斗，字道直，明安徽桐城人。官至御史，劾逆閹魏忠賢大罪，爲所陷害。

(二)字靈之，大興籍；實河南祥符人。崇禎初，登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後人稱史閣部，諡忠
靖，乾隆中追諡忠正。(三)東廠太監所領，有司法上之特許權。(四)明思宗年號。(五)流賊之最著
者，闖王李自成及張獻忠。獻忠爲延安衛人，與自成同歲生，狡黠驍勁，先據武昌。後自湖

南邊蜀，陷成都稱大西國王；年號大順。所過屠殺，慘無人理。清兵至，敗死。(云)蘇、舊蘇州，及潯水縣；今蕪湖，蕪水縣，屬湖北。黃，舊黃州府治，今黃岡縣；屬湖北。潛、安徽潛山縣。桐、安徽桐城縣。(云)鳳、今安徽鳳陽縣；舊爲府治。盧、今安徽合肥縣，舊廬州府治。明制每省有按察使，且析數府爲分巡各道，故有分巡道，兵巡道，兵備道等官。(云)同宗輩行最高者曰宗老。塗山其號，按年譜似即作者族祖文。

論袁枚公書於人

大公無我，君子之心也；自私自利，小人之心也；公則無町畦，私則多畛域，凡事莫不皆然。清之袁枚，君子也，故能公書於人，擬之李公擇。
(三)藏書山房，任人觀覽，亦何遜乎？

夫袁枚幼時家貧，勤於讀書，而艱於買書；及其長也，俸去書來，始能盈笈滿篋，汗牛塞屋，其珍愛之意，可想而知矣。在常人心理：必自思曰：曩之借書於人也，而人多吝其書，今日吾有書矣，亦當變本加厲，而不公書於人。乃袁枚則不然。深知聖賢之道，布在方冊，其益在精神，不

在物質，用之不窮，取之不竭，倘不沾污損失，則利洽於人，而書自若也。讀者愈多，則道愈明；道愈明，則書愈致其用；此其所以公書於人也。

噫！世之藏書者，瑯嬛福地，不肯令人詳窺；素蟬灰絲，時蒙卷軸，寒士遭其攔拒，固不幸矣；而書本無罪，謬蒙禁錮，亦何不幸之甚也！然則借書者，遇袁枚而能公其書，書遇袁枚，而能致其用，皆可謂得其所矣。

【註】(一)宋時人。

黃生借書記

民國改錢塘仁和兩縣爲杭縣

袁枚字子才，清錢塘人。官知縣有能聲，年甫四十即告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園。以吟咏著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集、隨園雜著等書。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

四庫(二)，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

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爲然，天下物亦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

取，而惴惴焉，摩玩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爲吾有，必高束焉，度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

余幼好讀，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②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蟬灰絲，時蒙卷軸，然後歎借者之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爲可惜也。」

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爲一說，使與書俱。

【註】^①七略，漢成帝時，命劉向檢校秘書，向輒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復使其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括群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四庫，度藏圖籍之所。唐書藝文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②仕宦新進，謂之通籍。

方孝儒不肯草詔論

明之方孝儒，骨鯁之臣也。不肯爲燕王草詔，視死如歸；可謂能捨生取義者也。乃世人多以其不能通權達變，而厚非之，豈持平之論乎？

夫燕王之所以必命方孝儒草詔者，自知稱兵犯闕，天下未必心服；篡位登極，名亦不正；故迫其草詔，以收民心，孝儒爲文學博士，物望攸歸；片言隻字，是非足以轉移；倘阿附燕王之意，代草登極之詔；則後世人臣，均以帝王家事，無庸過問；而九五之尊，宗室可以爭奪；其一姓之骨肉相殘，爲害尙小；而兵連禍結，天下同遭塗炭，害至大也。是則帝王世襲，其統系雖爲一家之事，而統系不明，因以致亂，禍及生靈，則非一家之事也。爲大臣者，豈可曲附阿從，置治亂於不顧，示神器以可爭哉！

故孝儒之不肯草詔，正其所以明帝王之統系，昭大義於天下；示君位以不可爭，弭內亂於將來；寧以義死，不肯曲從；忠貞大節，足以光耀千秋矣。惟燕王既破金陵，建文自焚；運數難移，大勢已定；爲弭後世之爭

端，不肯草詔而死則可，激怒燕王，而禍及十族，則未免失於意氣之爭矣。

【註】方孝儒，明，浙江，寧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從宋濂學。洪武時爲漢中教授。建文時爲侍講學士。燕王即帝位，使孝儒草即位詔，不從，被殺；夷十族。(二)朱棣，朱元璋第四子。(三)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四)帝位也。

論程含光鞭虎救弟

虎，猛獸也。以人力而敵猛虎，雖有堅甲利兵，猶虞弗勝；况隻身而持竹鞭者乎？

乃程含光之偕弟歸里也，路過籊嶺，遇猛虎攫其弟以去；而含光卒能以竹鞭擊虎，救弟於虎口之中，轉禍於垂危之際；豈其一人能兼孟賁烏獲之力，而竹鞭可當于將莫邪之劍乎？是不然也。蓋含光篤於天性，厚於友愛；見其弟之攫於虎也，熱情動於衷，神勇發於外；不顧一己之生死，不計器械之利鈍；雖赤手空拳，亦將挺身以鬪；况有竹鞭可用，差強於草

介者歟？

設含光自計一人之利，貪生畏死，不敢撻虎之威；則其弟豈能生乎？惟其不然，故虎怒而吼，因吼而其弟得免於死矣。

吁！含光可謂篤於天性，厚於友愛者矣；世之兄弟鬩於牆者，以視含光，能無愧乎？

【註】①孟賁古之勇士，能生拔牛角。烏獲能扛鼎。②劍名。③詩：兄弟鬩于牆。

鞭虎救弟記

蔣衡原名振生，字湘帆，一字拙存，晚號江南拙叟，清江蘇金壇人。康熙貢生，善書法，嘗以楷書寫十三經，凡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成。著有拙存堂詩文集。

至行多奇，奇必發于天性，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強而行之，鮮克有濟。余所聞江都程含光少時鞭虎救弟事，可謂奇矣！

康熙乙卯秋，含光偕仲弟自六安歸，過竊嶺西；嶺峻且險，會日暮，四顧絕人煙，沉陰黯慘，二人各策囊彘行。俄而腥風驟起，飛沙疾捲，木葉撲面如雨下，猛虎撻其弟去。

含光大驚墜地，持短鞭力追，左手據虎頸，右以鞭亂捶虎頭，呼號聲震山谷，虎怒，力不得肆，含其弟據嶼而吼，將以搏含光，含光負其弟疾奔下嶺，投旅店。既息肩，其弟尙一息未殊，以湯灌之，徐甦。含光喘亦略定，起視仲肩，前後十餘孔，血淋漓滿地，復大慟。有道士謂之曰：『虎牙有毒，深入，惡血不盡出，不可救。』含光竭力以口遍吮之，去血數升，醫數十日漸平，乃偕歸。當是時，含光仲弟甫十有五歲，今年已近八旬，其傷痕歷歷可數，俱寸許闊；每解衣示人，則淚涔涔，念乃兄不置也。

含光、大程郵望族，幼具至性，偕諸弟讀書，因家道中落，謀所以養親，遂以治生爲急，奔走大江南北。家少康，遠近親朋重其才，有重務，悉資之，未嘗以勞瘁辭，故不克永世。又聞含光能盡孝養，歸囊所有，必陳於父母前，不少私其妻子。與人交，重然諾，濟困解紛，人咸賴之；而竟以中年殞命！

嗚呼！含光至此死，死亦可以無憾！向使虎攫仲弟時，氣餒戰慄，伏地不能起，即起，欲圖所以救，區區一竹鞭，何足攬虎威，唯有坐視其弟斃于虎口，或捐軀與之同盡耳。而含光當其時，奮身一往，目中不知有虎，并不知其爲竹鞭，且不知有己；唯痛弟危難而奔赴之。

，其死其生不暇計。余故曰：『此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誠也。』至于今，八十老翁，一鞭撫摩，時時以血淚拂拭，光瑩滑澤，如鑑珍藏，以爲世守，真千古奇行，足以垂教友愛云。

後乙卯金壇拙存老人蔣衡，客廣陵 九蕃齋道院，友人屬爲記，且銘其鞭。銘曰：『堅多節，光瑩澤；仲氏血，思我伯。昔遇虎，以此策；力不敵，誠能格。胡不壽？致夭折！八十翁，形影淒。自摩娑，染成碧；請余銘，友恭于式。』

江蘇縣名。③即康熙十四年。④安徽縣名。⑤在安徽歙縣北八十里。⑥塞，駕弱驢馬之稱也。⑦言勞苦過甚，不能享長壽也。⑧糜爛之意也。⑨即雍正十三年。⑩後漢時郡名，故城在今江都縣東北。⑪稱兄弟間之和愛也。

論宋順帝願後世勿復生天王家 ①

報辛締造，創天下固難；夙興夜寐，守天下亦不易；爲子孫者，倘不能守其天下，則應日怨日艾，豈可如宋順帝之怨及祖先，而以生天王家爲不幸乎？

設順帝爲聰明之主，則蕭道成安爲跋扈之臣？縱云富貴，難免更迭；

而兢業自持，則權奸亦無機可乘，乃順帝見不及此，而被迫禪位，見逼於道咸；脅息兵刃，乞命於敬則；既無撥亂之謀，又乏反正之策；張皇失措，彈指而泣曰：「願後世世勿復生天王家，」一若其見逼於人，皆地位之所致；而無關於自身之賢愚；亦何其謬也！

信以順帝之懦弱，縱非帝王，而爲平民，亦難於守其祖業；不見欺於鄰里，亦必受制於家奴；豈不生於天王之家，卽無逼迫之患哉！

噫！阿斗無心，樂不思蜀；孫皓昏庸，甘爲命侯；他如懷愍執蓋，徽欽蒙塵，皆順帝之流也，思及乃祖若宗創業之難，能無愧哉！

【註】(一)宋，順帝名準，年號昇明。史載昇明三年，四月，蕭道成令宋主下詔禪位。宋主不肯，臨軒置於佛蓋下。王敬則勸兵入宮。太后懼，自率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遷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道成奉宋主爲汝陰王，築丹陽宮，置兵守衛之。

(二)王敬則。(三)蜀漢後主乳名。(四)吳主孫皓被封爲命侯。(五)晉懷帝，愍帝爲劉曜所執，命之行

酒執蓋。宋徽宗欽宗爲金所擄。

論岳飛少年每值朔望必祭周同

附岳飛之少年

仲尼捐館，子貢廬於冢上^三；王裒^三流涕，門人廢讀^三；此皆彬彬之士，篤於師徒之情者也。至若赳赳武夫，能篤於師徒之情，著於史冊者，其爲岳飛乎？

當岳飛之少年也：學射於周同；同死，而飛念舊情，每至朔望，必具酒肉，祭同於墓前；何其心之誠也！夫人死而有知無知，渺茫不可妄信；縱具酒肉，墳前祭奠，而死者亦何所受乎？此理至明，婦孺亦知；岳飛生而敏悟，豈不知歟？蓋師徒之情鍾於內，必假於物以彰於外，具酒肉，行祭祀，所以表其不忘之情也。

惟常人之情薄，初感於心，則遽形於外，或號泣、或躡跡，祭奠之禮亦恭；久則形因物遷，而心亦轉移；想念之情既淡，祭奠之禮亦疏矣。而岳飛則天性純全，情厚而意堅；故能朔望，必祭周同，豈肯時遷勢異，而

稍懈其心哉！

噫！晚近世風澆漓，師道不尊，雖在受業之時，而弟子猶多冒犯之舉，不知敬師爲何物；况死而能祭之，祭而能持久哉！

【註】(一)史記孔子世家：子貢廬於冢上。(二)王裒晉潁陵人，父爲文帝所殺，終身不西向坐，以示不臣。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讀蓼莪。(三)詩，篇名。

岳飛之少年

錄史此文依據宋史岳飛傳，及宋章穎著岳飛傳作成。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一)人也。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二)，水暴至，母姚氏，抱飛坐巨甕中，衝濤乘流而下，及岸，得不死。

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三)，及孫吳兵法(四)，家貧，拾薪爲燭，誦習達旦不寐。生有神力，未冠(五)，能挽弓三百斤。學射於周同。同射三矢，皆中的(六)，以示飛；飛引弓一發，沒其筈(七)；再發，又中。同大驚，以所愛良弓贈之。飛由

是益自練習，盡得同術。

未幾：同死，飛悲慟不已，每值朔望，必具酒肉，詣同墓奠而泣；又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二)。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應曰：「惟大人許兒以身報國家，何事不可爲？」

〔註〕(一)湯陰、今河南湯陰縣，宋時屬於相州，相州，今河南安陽縣。(二)今河南內黃縣。(三)一名左傳，孔子作經，而左邱明作傳。(四)孫武、吳起之兵書也。(五)古者男子年二十始行冠禮。(六)箭靶也。(七)同括，箭末曰箬。(八)祭奠時以酒灑地也。

論王冕父命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

附王冕傳

向上情殷，父母責子之心切；天真爛漫，兒童嬉戲之意純；是以夏楚(一)，多施於頑童；里塾芸窗，謬憚爲畏途；偷得英物，性喜讀書，則椿萱(二)珍愛，直如拱壁，攝護不暇，奚忍鞭箠？乃王冕甫及總角(三)，卽知好學；而父母反怒其不肯牧牛，責其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者何哉？

蓋境遇不同，取徑自異，苟得親心，卽爲孝子，生而優裕，固可好學。

，以承堂上之歡；生而貧窶，則牧牛隴上，亦無乖養志之道；惜王冕幼兒，不明乎此，未能上體親心，而一意固執己見，棄牛隴上，任其蹊人之田；竊入學舍，靜聽伊吾之聲；雖能默記，已乖目前之責，縱好讀書，已失致用之道。又何足取乎？

竊爲冕計，生當元世；山河易色，外族憑陵；正宜鷄鳴起舞，枕戈待日；晨曦東出，則牧牛隴上；綠柳濃蔭，勤操技擊；成年立功，則光復漢業，奚讓洪武之獨步，底定神州，則舍我更待伊誰？縱然命途乖舛，事與願違，而碧草如茵，風景在目；黃牛歸去，短笛橫吹，喜得天然之樂，幸承堂上之歡，人生快事，奚過於斯？乃王冕計不出此，而一意執拗，失父母之心，蒙不孝之名，宋文憲公謂其爲怪民信哉！

【註】(一)二木名，扑作教刑，以此爲之。(二)謂父母。(三)小兒束髮爲總角。(四)孟子：曾參養曾子，能養志。(五)晉，劉琨枕戈待旦。(六)朱元璋即位年號。(七)宋濂。

王冕傳 冕、字元章，號煮石山農，通春秋，讀古兵法；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

宋濂字景濂，明浙江金華浦江人。元薦授翰林編修，不就。明太祖取婺州，徵爲儒學提舉，尋遷翰林學士。正德間，追諡文憲。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

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吏，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素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大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

。北游燕都，館秘書卿秦不華家。秦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恐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士）盧生死灤陽（士），唯兩幼女、一童留燕，悵悵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

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雍韭各百本。引水爲池，養魚千餘尾。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士）。嘗倣周禮（士）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誦。旣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士）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鷗鷺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喜畫梅，不減楊補之（十五），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我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士）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士），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篲，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望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註】(一)縣名，今屬浙江。(二)安陽、縣名今屬河南。韓姓、字明善，元紹興人；爲文一主於理，四方學者多受業於門。(三)古稱會稽曰越，此蓋指今浙江紹興縣。(四)字季和，元樂清人。少博學，至正間，以秘書監著作郎召，陞文林郎秘書丞。(五)蓋泛指今江蘇省境。(六)即長江也。(七)蓋泛指今江蘇安徽及湖南湖北諸省地。(八)即今北平。(九)字兼善，元時人。(十)指今浙江杭縣。(十一)今熱河承德縣；因在灤水之北也。(十二)冕工畫梅，以胭脂作沒骨體，長安貴人爭求之。乃自畫一幅張壁間，題曰：「冰花個個圓如雪，羌笛吹他不下來」。或以爲刺時，遁跡，攜妻孥隱於九里山下，結茅爲梅花書屋。(十三)書名，爲經部三禮之一。相傳爲周公所作，或疑爲後人僞託。(十四)伊、即商伊尹；呂、即周呂尙。(十五)揚无咎、字補之，號逃禪老人，宋清江人。(十六)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潁州劉福通等兵起，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

陷汝寧府，衆至十萬。(十七)皇帝，指明太祖。婺州、即今浙江金華縣。

論唐睢怒懾秦王

使於四方，固須機警之知，尤須應變之勇；知勇兼全，方能不辱君命，此必然之理也；蓋徵諸唐睢而益信。

當睢之使於秦也，秦已滅韓亡魏，儼然一統之勢矣。雖燕楚大國，尙不能西抗嬴秦，况安陵小國乎？

乃秦王以天子之怒，恐嚇唐睢，而睢不爲所動；反歷舉專諸，聶政，要離以自比；挺劍而起，怒懾秦王；豈非攫秦之怒，而速滅亡之禍歟？

是不然也。蓋秦王之視安陵也，已爲囊中之物；存亡在我，無足介意，意在燕，楚，齊，趙之間也。唐睢洞見秦王之心，故敢自明布衣之怒；挺劍而起，既成秦王重士之名，且不辱國君之命；知彼知此，向機而動；其知爲何如乎？

雖然，倘秦王激於一時之怒，頤指而氣使，則介冑之士，立致唐睢於

齏粉；是則唐雎雖在秦廷之上，奚異置身於虎口之中？夫身在虎口，猶敢弄其機警之知，以怒懾虎狼之秦；其勇爲何如乎？

既有其知，復有其勇；故能知彼知此，隨機而應變；此唐雎之所以見重於秦，而得以存安陵也。吁！如唐雎者，可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士矣。

唐雎不辱使命

國策漢劉向哀集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并爲一篇，名戰國策。太史公作史記，多採其文。

秦王（一）使人謂安陵（二）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

：「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

因使唐雎使於秦。

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

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

人者，輕寡人歟？」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

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行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喙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註】（一）秦始皇也。（二）地兩處趙魏。（三）專諸，吳棠邑人。吳公子光欲爲王，伏甲享王僚，使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以進；及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僚，立死。專諸亦爲左右所殺，光即位，是爲闔閭。（四）聶政，韓軹人，韓卿嚴遂與相韓傀有隙，欲報之；聞政勇敢，奉黃金以爲焉。政乃獨行仗劍刺殺傀。（五）要離，吳人。王僚既被弑，子慶忌在衛，有勇力，闔閭使要離往刺之。要離詐以罪亡，令闔閭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殺之。

論李疑舍病夫孕婦

君子好名，小人好利；惟其好名也，故肯於爲義；惟其好利也，故肯於不義；非其性之有善惡也，所業不同，而勢不得不然也。其有所業在利，而能以仁存心，見義勇爲，成君子之名者，其爲明之李疑乎？

夫李疑在金陵，以逆旅爲業者也。金陵在輦轂之下，所有逆旅，無不刻薄寡恩，遇病夫；輒遣出，見孕婦，擯不舍；而疑之遇病夫范景淳也，舍之以明爽之室，事之如親戚之厚；終其死也，不受其酬；反贖其子，遣之以歸。在常人心理，必以爲受此損失，不敢再行乎仁義矣；乃其遇平陽耿子廉之妻，行將分娩之孕婦也；仍不忍其爲風露所感，邀之以歸；命婦事之，如己之事景淳；逾月而去，又不受其報；何其心之厚於仁義也。

子以爲仁義之心，人皆有之，有其心，而不能踐諸行者，利害動於衷耳。利害動於衷，則以逆旅爲業者，不敢舍病夫矣。舍病夫而死，倘無親族爲之印證，一或謠傳是非，則難免不自之冤，其害不亦大乎？夫病夫未必死，而有所顧慮，尙不敢舍，况孕婦分娩，流俗認爲不祥；肉食者鄙，

迷信尤深；官運一衝，則認爲青雲難於直上——逆旅而舍孕婦，又孰肯投宿者乎？無人投宿，則其業休矣！故病夫孕婦，無人敢舍，利害之心重，仁義之心不得不輕矣。

而李疑獨能毫無顧慮，毅然厚於仁，勇於義，此其所以爲君子也。

【註】(一)南京。(二)即客店。

李疑傳

宋濂字景濂，明浙江金華浦江人；元薦授翰林編修，不就，明太祖取婺州，徵爲儒學提舉，尋遷翰林學士，正德間追諡文憲。

金陵(一)之俗，以逆旅(二)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三)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睛睛(四)未瞑，即輿棄之，而敷(五)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六)，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

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七)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

給，不足，則以六物(二)推人休咎也，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

金華(王)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汎除(十)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疑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藥(十一)煉藥，且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磨澆滌(十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和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十三)其數而封識(十四)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十五)。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十七)以貨，遣歸。

平陽(十六)耿子廉，械逮(十七)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遷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

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

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三十一)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三十二)，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三十三)。」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註】(一)即今江寧也。(二)後漢書郭泰傳，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逆旅、猶今言旅館也。(三)詆誚、辱也，責也。(四)矚矚，消去聲，相視貌。(五)古「奪」字，強取也。(六)明初建都金陵，以天子之車輿所在，故曰輦轂下。司馬遷報任安書：「得待罪輦轂下。」(七)金陵南門曰正陽門；正陽之西曰通濟，秦淮水由此入城。(八)六物、謂：歲時日月星辰也。(九)休、慶也；咎、災也。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曰：「天竺梵學也。」(十)縣名，屬浙江省。(十一)汎，灑也，除、猶言灑除。(十二)煮米使糜爛也；猶今言粥矣。(十三)澆、音換，濯衣垢也；滌、音狄，洗也。(十四)籍、通藉，借也，借簡書以記

錄之也。(十五)音志、記也。(十六)在金陵聚寶門外，東嶺爲雨花臺，山麓爲梅岡。(十七)音燼，送行贈賄之禮也。(十八)明山西有平陽府，浙江有平陽縣。按耿子廉似籍隸浙江者也。(十九)械、桎梏也，逮、追捕也。(二十)宋景濂自稱也。(二十一)媼、音煦，言似老嫗也。史記淮陰侯傳：項王言語媼媼；愿，謹也，善也。(二十二)見史記伯夷列傳。

論微勒安尼開闢芬蘭荒林

附先驅

爲人傭婢，倚賴之生活易；自己經營，獨立之生活難；喜易畏難，好逸惡勞，常人之情也。乃微勒安尼身爲傭婢，而有獨立之志；處村落之中，而有開闢荒林之想，非智勇兼全，何能如此乎？

夫微勒安尼，同役牧師家；衣食無憂，百無所慮，奚用開闢荒林，別立家室哉？况芬蘭地在寒帶，天氣凜冽；荒林蕭瑟，絕無人煙；樹木森森，勢若崇垣；以音開闢，則資斧雖豐，猶虞失敗；而微勒安尼積蓄不多，又何須冒險犯難；自闢田疇，以求獨立之生活哉！蓋微勒安尼，雖爲傭婢，而見地甚明，深知依人而生，一時雖無所慮，却非久遠之謀；倘失所依

，則饑寒立至；且樹倒而籐亦仆矣。故寧捨一時之安逸，不畏開闢之困苦；遠赴荒林，披榛莽，斬荆棘，篳路藍縷^①，以築茅舍，以作田疇，非明智之人，豈能如此哉？

竊維微勒安尼，知闢荒林，以謀獨立，固爲智矣。倘無堅強之意志，果敢之勇氣，亦未必能遂其心也。何則？當其辭役於牧師家也，村人勸沮，恐嚇之詞，無微不至；而微勒安尼，計畫既成，不爲所動；冽寒不足撓其心，負債不足奪其志，決然捨去，逕赴荒林，其勇爲何如乎？

既智且勇，又能同心同德，夫倡而婦隨，此其所以克底於成，而荒林得轉爲田疇也。雖其後積勞致疾，未能永綏福壽，而芬蘭荒林，蔚成村落；後人安享文化之曙光，豈可不念微勒安尼之功哉！

【註】①篳路，柴車也。藍縷，敝衣也。左傳，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言駕柴車，服敝衣，以開闢土地也。

先驅

灤水文源

芬蘭哀禾 (Juhani Aho) 原著

周作人字啟明，浙江會稽人。曾留學日本，著有歐洲文學史等書。

二人同役牧師家，一爲童，一爲婢，男牧馬，女則供家事。臨食，共案而坐，必交相誑，顧次則循序以至鬪。主人夫婦謂小偶殊不相稱，正如人言，不管犬之與貓也。第每值夜漁，或相將刈稻束芻，則室家之心亦與漸長。嘗遠至荒林，擇沼畔一區爲將來茅舍地。荒林固無所惜，特需闢治之耳。今日赤楊蕭瑟之處，可以轉爲田疇；而溪邊原隰，則鬱成草地，第使能築茅屋一椽斯善矣。顧二人俯值殊儉，且治地必更得一馬一牛，以是而二人婚事亦爲之遲遲未遂。惟年來情愫益密，將來希望日益光明。二人暇時恆自計其積蓄，當更歷幾時資斧始得足也。人殊不意此兒女心中乃懷大希，冀得自由，別立家室；以二人居牧師家，頗極安適，百無所慮，有食有衣。顧不知二人之心蓋向荒林久矣。

一年夏日，二人云將辭役。村人聞之，咸來勸沮曰：「荒林之中，冽寒爲虐。汝徒自招負債耳！不數年，兒女將繁，而村中丐者亦已足矣。」顧二人籌畫是事已垂五年，其心既決。牧師遂爲之布告婚姻。至秋，乃皆辭去。

是年冬，二人尙居旅中。微勒方在林間經營茅舍，間或作工牧師家。安尼則臂助主婦，爲之縫織。次年五月，乃舉婚禮，其資皆主人所贈。牧師則出其家之巨室爲舊僕合婚。逮二人別去，牧師立窗後望之，至不復見，搖其首曰：「且任少年試之，究何得者！且荒林爲物，非兒女資斧所能闢者也，」雖然，芬蘭之林乃信以如是資斧闢治，而牧師之言亦誠也。

吾儕村中少年乃途舊友寧其新居，又遍游林中消此永日。林木翳如，色作新綠。入夜，歸新舍而舞。室中地板猶未帖合，梁末參差出於屋角。山疇雖分，荒穢未去。惟坡陀之上有新麥作芽，雜木株間，其色嫩碧。而稻田一區，其上尙積枯木。安尼就地燃炬火；又初次取牛漚乳。吾與微勒共坐石上，觀新婦趨作夕照中，時尙衣盛服。微勒計將來之事，意氣甚盛，曰：「如吾儕不病，冽寒不至者，斯可矣！」已而復言，如先得吾心者曰：「吾知此處沼澤實爲寒氣之巢穴；然使人能奮力。吾將闢林廣之，更啓一地以納陽光。……今當薄暮，或小覺陰寒。第至明年夏日，可復來一相視也。」

次年夏，吾不之訪，又次年亦然，蓋忘之矣。一日返家，乃詢其近况。吾父曰，「彼輩漸至負債。」吾母益之曰：「且安尼亦病矣！」

數年後，吾已爲學生，時當秋假，乃携一銃一狗入鄉游獵。一日爲十月曇(三)天，吾行林中，忽得鳥道，其狀頗稔。微雨漸下，犬奔走吾前，忽乃怒鳴，繼之以吠，時聞前路有馬蹄聲。及路隅，則馬首已見，駕二木之間，木端著地；轅間結素帛，縛柩橫木上。微勤徒步從其後，爲之扶掖，狀若扶犁；顏色憔悴，兩頰色皆慘白，目光黯然。吾呼其名，乃識我。吾問之曰，「若所將何物耶？」答曰：「吾死婦也！」吾曰：「死耶？」曰：「然，死矣！」吾復問之，盡知其事：冽寒，負債，多子，婦遂病，終以積勞而殞，今載之就窆(三)，而道路滋惡，第能支持抵禪拜寺，斯已幸矣。有時馬出路畔，就枯葉欲得艸食之。微勤則掣其韁，叱之曰：「荷！荷！」馬飢欲得食，憔悴之狀不亞其主，視之殆如槁駭也。已而微勤別去，注目視柩；木端曳沙徑而過，作二小溝。

吾進至澤畔，見其地已掘一溝，顧土方及半，遽已中輟。吾循舊路，直至茅舍之外。籬後有瘦牛微鳴。一豕呻吟場圃中。園門啓而未閉。場中有虛榻。死婦之衾則被於籬上。梁木參差如故。窗間玻璃昏暗。檻上置楊木小匣，植金鳳華，已槁矣。顧微勤在此已闢地一小區，凡稻田一帶，廣二畝餘，又秧田廣可一畝。第至是時，其力已竭。彼伐木去之，轉赤楊之林使

成平地。而其後松林陰黑，狀若崇垣，不可以過；人力遂亦不能不休止矣。吾立廢墟間久之，大風怒號林中，過吾耳畔，拂銳口作異聲，如人哀泣也。

今也第一先驅者已盡其職，不能復作矣；精力耗亡，目光亦銷其燄，當日自信之氣亦不復存矣！行必有第二人繼之興起，受其舊居，或能稍得佳運耳。蓋以事已較輕，當其前者非復浩蕩荒林，未經人治。既得舊舍爲之庇，又取前人耕地播而種之，則今茲山中茅屋，異日必爲饒富之田家，歷時既久，漸成村落焉。

顧孰有遐念前人，以所有資斧，少年精力首闢此地者耶？二人皆兒女耳，且又徒手以至是也。雖然，芬蘭之林乃正以如是資斧闢爲田疇。假使二人留牧師家，一爲御者，一爲侍兒，固當終身晏安，不遭憂患。惟荒林且永久不闢，而文化曙光亦莫由入矣。

每見山中麥秀，禾穗就黃，人當常念先驅者之烈。特吾儕不能樹碑墓上，爲之記念。蓋言其往事，如是者則既千萬人，而姓名皆不聞於後世也。

【註】(一)芬蘭(Finland)在俄國北部。(二)曇、烏雲密布意。(三)窳窳、墓穴也。

論費宮人刺虎

成仁取義，志士之所難也。况幼弱之女子乎？乃費宮人能豫爲計，刺死羅某，誠千古之奇女也。何則？

當明之亡也：闖賊稱兵犯闕，手毒君親；文武諸臣，不聞加遺一矢；雖死節者，自經自溺，不苟幸生；亦不過徒死而已；孰肯一雪不共戴天之仇哉！惟費宮人秉忠義之心，明權變之道；曲從闖賊之命，暫行合番之禮；於是洞房華燭，七首生輝；紅光徹帳，血濺羅衣；渠魁旣殲，君國之仇已報；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

夫羅某爲闖賊之悍將，綽號一隻虎，其勇可知矣；且衝陷攻取，爲流寇之冠；其機警之智，豈不能察言觀色，窺破宮人懷刺之心乎？蓋宮人視死如歸，心定而氣和，意堅而神凝；故能言笑自若，舉止不異乎平時；承歡勸酒，儼然新婚之佳婦；詎知心雄萬夫，而殺機已動；一聞鼙聲，則七首遽見；睨喉力刺，虎死而已亦自剄，可謂殺身以成仁矣。

既仁且義，光耀千秋；雖云紅粉佳人，足以愧死鬚眉丈夫矣。惟惜闖

賊，未肯自納宮人，致魚網鴻罹^(一)，不得手刃元凶；斯固闖賊之幸，而羅之不幸也；豈宮人豫計必殺之人哉！

【註】(一)詩：魚網之設，鴻則罹之。

費宮人傳

按清張山退學齋詩集云：費宮人，係天津費家巷人。

陸次雲字雲士，清錢塘人，官江陰知縣，有惠政，工詩；富於著述。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二)語周后^(三)，命侍公主^(四)；主絕憐之。

宮人見上憂流氛^(五)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憂^(六)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間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七)，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承恩奇之。

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間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八)，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

「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

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

甲申_(七)三月十九日，李自成_(七)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_(十二)，帝拔劍刃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_(十三)。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_(十三)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_(十四)也！

時尚衣監_(十五)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_(十六)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

李自成射承天門_(十七)，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

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者益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口也。

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柩井中（十六）。賊鈞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祔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

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盞酌（十七），又以大觥連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闖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鼾如雷。

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

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到粉項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註】(一)即莊烈帝。(二)先爲蘇州人，徙居大興。父名奎。(三)長平公主也。(四)謂流賊李自成張獻忠等。(五)列子天瑞篇言：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喻憂非其當也。(六)深宮禁地。(七)意緩從悅之貌。(八)公羊傳僖公十年載，晉荀息對獻公之言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此處特取其意而略變其辭耳。(九)明懷宗崇禎十七年，即清順治元年。(十)明米脂人，鬪很無賴，數犯法。崇禎初，從其舅馬賊高迎祥爲裨將，迎祥死，賊衆推爲闖王，其勢遂盛。竄晉豫楚蜀所過焚掠屠戮至慘；又過鳳陽，焚皇陵，蔓延不可制。崇禎末，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率衆東趨，遂陷京城，懷宗自縊。及清兵入關，始竄走九宮山，困於村民，自縊而死。(十一)都城破，懷宗命周后自裁，后縊死，又命貴妃，貴妃縊而繫絕，久之，復蘇；懷宗拔劍斫其肩，然卒不殊，清世祖入關，命所司給妃居宅，瞻養終其身。(十二)公主越五日而甦；至清順治二年，上書願祝髮入空門，詔不許，命仍尚周顯，一公主在懷宗時，本尚顯，將婚以寇警暫停——賞予有加。踰年，病卒。(十三)在北京神

武門外宮城之後，乃煤積之土堆，故亦稱煤山。(十四)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乘龍上仙，後人稱帝王之死，因用則語。懷宗縊，承恩亦從縊於側，福王一名山嶽神宗孫，立於南京，賜謚忠愍；清則賜地六十畝，爲建祠立碑，附葬故主陵側。(十五)官名，明所設，以宦官任之，掌供御服。(十六)即周后父奎也，懷宗封爲嘉定伯。(十七)在京師舊紫禁城午門內，爲明時皇極殿之正門，似即今之太和門，(十八)廢井。(十九)此婚禮也。禮昏義：「共牢而食，合巹而醕。」

論葉機將鄉勇破海寇

通權達變，方爲名士；經文緯武，始稱全才；披閱史乘，惜不多得其人；得之其爲葉機乎？何以言之？

當清之中葉也：蔡牽朱潰，爲海巨癰，劫掠戶口，輒以百數；官軍喘息，生民塗炭；孰能殲厥渠魁，犁庭掃雪，以安閭里者乎？乃葉機以一介書生，未曾涉身行伍；倉卒奉檄，遽將鄉勇，一戰而殺賊四百，再戰而逐之海中；消聲滅跡，浙東弭平；祇知文事，而不通武備，何能成此破寇之功哉！

或曰：仲尼言戎，重在七年之教；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機夜募村夫，晝征海寇；未經訓練，遽登戰場，是棄其民也，仁者不取；雖云成功，僥倖而已，智者不爲；不仁不智，何足稱乎？

吁！是不然也。海寇雖爲患十年，而紀律不明，迥異三軍；關懷桑梓，豈容遲延；且官軍海寇，款洽久已相通；狼狽爲奸，早失衛民之責；葉機旣奉檄討賊，偷不通權達變；而蕩平海寇，如遇敵國之軍；將率鄉勇，必待七年之教；則浙東半壁，俱遭蹂躪；哀哀黔首，已無噍類；志士仁人，安能坐失時機，一至如此者乎？是以迫不及待，倉卒出征；量彼小醜，無煩久練之勁旅；馘首獻俘，但憑一鼓之盛氣；果能用命，定奏奇功，海寇旣平，人民遂安，正其所以仁，所以智；不愧爲經文緯武之士也。

【註】（一）論語：善人教民七年。（二）截耳也。殺敵而獻其左耳曰截。

書葉機

龔自珍字瑟人，號定庵，清浙江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學問淹博，才氣過人

；其文導源周秦諸子，沈博奧衍，自成一家。

鄆（二）人葉機者，可謂異才者也。

嘉慶（三）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四）；機以廩貢生（五）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五）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

初，蔡牽朱瀆（六）兩盜爲海巨癩，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悚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衄，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七）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八）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

八月，寇定海（九），將犯鄆。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十）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十一）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

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借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乃捐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

！」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十二)，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盡諾(十三)！」夜半，齋紙者反，城中、村中盡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十四)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十五)。」

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艘(十六)。殺賊四百餘人。

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

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旗，機之旗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濱艦中或爭軋誚神(十七)，必曰「遇代山旗！」

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註】(一)今浙江蠡縣，舊寧波府治，(二)清仁宗年號。(三)科舉時代，每逢子、午、卯、酉之年，集一省士子於省城試之，是爲鄉試。中試者稱舉人。(四)科舉時代，生員由公家給廩膳者，稱廩生。(五)巡撫、清代一省之長官。檄、札也，爲公文之一種，清時凡大吏行文於下屬

均用札，文中每以「檄」字代之。(六)蔡牽，清福建同安人，爲閩浙海面著名之海盜。後以屢爲清兵所敗，自鑿其船，沈海死。朱潰，亦爲閩浙海面著名之海盜，後爲清將許松年所殺。(七)儀徵，今江蘇儀徵縣。阮公、阮元也。清儀徵人。號芸臺，乾隆進士，官至大學士，所至提倡學術。著有擘經室集，卒諡文達。(八)鄉里所自練之團防兵勇，以保衛本鄉之治安爲戰志。(九)即今浙江定海縣。(十)考試中式曰售。(十一)調笑也。(十二)健足、言速於行路者。行省、宋時各省稱路。元始於各路設行中書省以治之，稱行省。此指浙江省會杭州。(十三)簽字承認也。(十四)猶言計算總帳也。(十五)謂九舟已足，其餘再聽派遣也。(十六)大舟也。(十七)謂在神前賭咒也。

論黃小雷萬里尋兄

附萬里尋兄記

常棣(一)詠孔懷之情，禮運(二)昭良弟之義；斯經傳所載，言及兄弟，無不以情義爲重者也。明之黃小雷不遠萬里，以尋其兄，可謂厚於情義之人矣。何以言之？

當伯震之商於外也：十年未歸，消息不通，萍踪莫測；音容縹緲，遐

邇難知；在常人之心，雖手足情殷，欲事尋覓；而莽莽神州，能不望洋興歎？乃小雷尋兄心切，遂窮禹域，遍歷通都；跋涉山川，不畏道路之崎嶇；出入洞陬，奚懼蠻獠之猙獰；箝口枯腸，不憚饑渴；侵膚砭骨，豈怵天寒？盡乾坤之覆載，際日月之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卒承默祐，蒙指引於衡山；見物思鄉，終邂逅於道州。攜歸故里，樂序天倫；孔懷之情，何其厚；弟兄之義，何其誠也。

夫小雷兄弟六人，長兄伯震，十年未歸，不念其弟乎？有弟五人，何以小雷一人，獨尋其兄乎？豈同胞兄弟，有賢與不賢之分歟？是不然也。蓋友愛之情，發於天性；而性有剛柔，情有厚薄；以其剛也，故急於尋兄；以其柔也，故從容而不迫，商於外者，不急於歸里；在里者亦能靜待其兄；小雷蓋性剛情厚之人歟？豈賢與不賢之故哉！

噫！富貴伐性，周公言不免東征之役；利害傷恩，秦王言終有午門之變；其他兄弟相爭，骨肉相殘者，史不絕書；內鬪於牆，猶其末焉者耳；

以視小雷之萬里尋兄，能不愧哉！

【註】①詩篇名。②禮記篇名。③周公東征管叔蔡叔。④李世民初封秦王，即位爲太宗。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字太冲，號黎洲，浙江餘姚人。爲學主先窮經而求事實於史。康熙中，徵舉不赴；學者稱南雷先生。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不可至乎？」躡屣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一），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

經行萬里，獠洞蠻陬，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

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四，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

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五，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六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攜之而歸。

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開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七，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註】二今尋人招子。三上句統計喪亂言之，下句言避亂來蜀之始。江、嘉陵江也。四

唐詩人，姓杜名甫，字子美，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善爲詩歌。①即湖南永州府，今爲零陵縣。②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奏則、心動。」注：「奏、向也。」③即餘姚。④明英宗爲額森虜去北行，弟郕王即位，改元景泰，是爲景皇帝。與北廷言和，羣臣疏請迎英宗歸國，帝不悅，及英宗歸，別居南宮。景泰八年，帝疾甚，石亨曹吉祥等以兵迎英宗復位，改元天順，廢帝仍爲郕王而遷之。

春陵行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賦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大曆二年在夔州作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立薄，爲客羸瘵成。

論文天祥不肯降元

附文天祥

殺身成仁，可稱志士，舍生取義，不愧忠臣，惟其仁至，是以義盡；

宋之文天祥足以當之矣。何則？

當文天祥之兵敗被俘，繫送元京也；館中供張甚盛，世祖禮賢之儀非不厚；一再勸諭，下士之心非不誠；乃天祥矢志忠貞，之死靡他，但願一死，以身殉國，大仁大義，足可與日月爭光矣。

或謂元爲蒙古，宋係漢人；種族不同，言語亦異，天祥爲軒轅裔胄，自不肯屈身於虜廷；久習簪纓，豈甘心於胡服；是以心如鐵石，甯死難移；悲智雙修，不貪卽世；設趙宋不亡於外人，神州非淪於異族，則深仁厚德，亦未必不能稍移其心也。

噫！是何言哉！夫關壯繆，不肯降曹，而玄德、孟德原無種族之分，鐵鼎石，被擒不屈，而建文、永樂且係叔姪；古今忠臣義士，前後如出一轍；所以然者，不忘故主，方爲節義；恥爲貳臣，始見忠心，信國公深明乎此，所以不肯降元，豈徒種族不同之故哉！

【註】(一)佛主悲智雙修，(二)關羽，(三)鐵鉉字鼎石。

文天祥

本文依據宋史文天祥傳作成。按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宋吉水人。官至江西安撫使，封信國公。

錄 史

文天祥，宋之吉水(一)人也。體貌豐偉，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童時嘗遊學宮，見所祀鄉先生歐陽修胡銓等像(二)，皆謚曰「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三)其間，非夫也。」

德祐(四)初，元(五)軍沿江東下，京師(六)震動，詔天下勤王(七)。時天祥在贛州(八)，招募豪傑，有衆萬人，將以入援。其友止之曰：「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以國亡在旦夕，而天下之兵，無一人一騎赴救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則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國其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日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

宋(一)亡，天祥兵敗被俘，繫送元京。途中絕粒八日，不死。至燕(二)，館中供張甚盛，而天祥不寢不食，危坐達旦。元世祖(三)欲其降，遣人諭之，天祥曰：「國亡，吾有死耳。」幽之三年，終不可屈。殉國前數日，世祖召天祥入，問曰：「汝何願？」天祥曰：「但願得一死。」世祖猶未忍，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被害。死後，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註】(一)今江西吉水縣，宋時屬吉州。(二)鄉先生、指本省或本縣之先輩有道德文章功業者。歐陽修、字永叔，宋江西廬陵人。古文最擅名，卒諡文忠。胡銓、字邦衡，亦廬陵人。上書請斬秦檜，直聲震天下，卒諡忠簡。(三)俎豆、祭器也，俎方豆圓，皆木製者。沒不俎豆其間，謂死後不能在學宮享俎豆之祭也。(四)宋恭帝年號。(五)朝代名。南宋末年，蒙古族崛起於北方，後入中國，稱元。(六)指臨安，即今浙江杭縣，南宋都此。(七)以兵救援王室曰勤王。(八)即今江西南部贛縣等地。(九)指南宋。自北宋為金人滅後，高宗趙構南遷臨安，是為南宋。(十)指燕京，即今北平，當時元已都此。(十一)名忽必烈。

論文天祥絕粒八日不死

修長生，羽客^②練導引之術；求不老，仙子有辟穀之能；宋之文天祥，卽非羽客，更非仙子，何以絕粒八日，而不死乎？

蓋天祥心懷仁義，志矢忠貞；故當其兵敗被俘，繫送元京也；迢迢遠路，甫駕征車；興思宋室，則氣憤填膺；雖列珍羞，奚能下嚥？瞻顧山河，則淚飲愁腸；縱有黃梁，能不恥食周粟？是以初絕粒也；氣血尙盈，當然無苦於支持；精神激昂，又何艱於隱忍？繼則鬱抑悶懣，消化之機能遲滯；四體不舒，營養之需要頓減；雖非患病之身，已同沈疴之體；故雖絕粒，不聞腸鳴；未云索蜜^③，奚嫌口苦？歎王官谷遠，表聖^④難於攜手；嗟首陽山遙，伯夷^⑤豈易同行，致慷慨志士，一時未得成仁，生受折磨，徧嘗艱苦；後之君子，未曾不太息也。且天祥體貌豐偉，衷氣固然充足；平日自奉甚厚，膂力當然強健；雖云素乏導引之術，生無辟穀之能；而絕粒可以致死，死亦不若常人之速也。

【註】①道士也。②梁武帝被侯景所制，飲膳裁減，口苦，索蜜；不得，遂死。③唐，

司空圖字表聖，避居中條山，王官谷。朱全忠篡唐，表聖不食死。四伯夷餓死於首陽山。

論文天祥盡以家貲爲軍費

國家相連，休戚相關；國存則家可保，國破則家亦亡，斯必然之勢也。理雖明顯，而愚者不知；智者知之，而優柔寡斷；能慷慨奮發，決然毀家紓難，先天下之急者，其爲文天祥乎？

當元世祖之侵宋也：分兵南下，進迫臨安；宋之亡也，危在旦夕；一時士大夫，措手無策，脅息於兵刃之下，非遁則降耳。惟文天祥以一介書生，毅然盡以家貲爲軍費，招募豪傑，聚衆萬人，進兵勤王，何其雄乎？

或謂文天祥驟集烏合之衆，遽抗蒙古精銳之軍，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縱其家貲盡爲軍費，何裨於事實乎？無裨於事實，而害且隨之；國未救，而家先亡，安在其爲智乎？

吁！是不然也。夫兵法有攻守之勢，戰爭有勝負之分；我攻而彼守，

固宜慮勝而後動；彼攻而我守，則勝負在所不計，敵來則應之耳；豈可先慮勝負，而後動乎？危急存亡之秋，猶霑霑於利害之分，不敢奮勇以抗敵，則止有輿櫬_三以降耳；豈丈夫所應爲者哉？

嗟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勢旣微，外人操戈入室，男兒不能一盡匹夫之責，而津津一家之私財是保，迨夫山河易色，國破則家亦亡矣；雖欲保其家貲，不爲祖國之軍費，亦難免爲敵人之軍費矣。何如用以招募士卒，背城一戰，或免於亡乎？文天祥深見及此，此其所以爲忠義之士也。

【註】_三今之浙江杭縣。_三置棺於輿，自明有死罪也。

讀白居易凶宅書後

禍福之來也，有所自來；其去也，有所自去；常人不求其來去之原因，而妄言宅有吉凶，禍福原於鬼神，亦何其愚乎？

白居易生於李唐，去今千餘年，未聞科學之說也；獨能打破迷信，不

爲吉凶之說所惑；作凶宅一篇，謂人之禍福生死，由人自致，與宅無關，可謂明達之言矣。

惟其所言致禍之由，曰：「權重難持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未免偏於人事，而忽於物質，不得謂爲完善也。何以言之？

夫宅爲容身之所，晝夜居處其間，必須適合生理，方能免於疾病；迷信風水，固不足以言吉凶，而違背生理，確有關於生命之長短，故選擇宅第，必須留意之點有四：

一，宅之歷史。世感滄桑，殊多變易；今人所居之宅，或有古代動物植物，埋於地下，不免沴氣，蒸騰於地上；或所居之人，患傳染病而死，病菌留於室內，皆足以感染而致病。

二，宅之土性。繁華都市，人煙稠密；代遠年湮，土質已壞；植以花草，尤難生息；人物同理，豈能健康？居之日久，自易羸弱。

三，宅之構造。光線充足，空氣流通，方能適合人之生理；形式優美，點綴雅致，始足娛悅心情；倘室內陰翳，黴菌叢生；形式低矮，面積狹隘；必致精神鬱懣，居之既久，亦難永壽。

四，宅之環境。聲音氣味，無一定之形體；門牆雖高，難防其傳播；故宅之環境，或臨近工廠，不免聲音之喧囂；或密邇污穢之所，難免臭味之對流；有碍於衛生，自損於健康。

凡斯四者，與人之生命，有密切之影響，必須適當，方能趨吉而避凶，倘以鹵莽之心理，蔑視而不顧，是亦迷信也。故予書此，以補足凶宅之意義；學者其鑑諸！

凶宅

白居易字樂天，華州下邳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所爲詩，深厚麗密，而平易近人，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二內，房廊相對空。梟鳴松桂枝，狐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三。前主爲將相，得罪竄巴庸三；後主爲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相鍾四，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牆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工。

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胸：凡爲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周秦宅嶠函五，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三，一死望夷宮三；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註】（一）門鬚朱色、指富豪之家。（二）風起旋轉者，言挾陰慘之氣也。（三）皆古國名，巴爲周武王所封，秦滅之，以爲巴郡，庸爲商之侯國，見滅於楚，地在古時，皆處邊遠。（四）與踵同。（五）宅、定都也。嶠函、即函谷，爲秦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東自嶠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周都鎬，秦都咸陽，皆函谷關內，今陝西之地。（六）周自武王至赧王，合東周西周共八百六十七年。（七）望夷宮、秦時宮名。秦二世齋於望夷宮，

趙高遣兵入弑之。

東西先哲於點線之觀察與運用

集無數之點，連而爲線；以有形之線，表示無形之線；東方先哲，用之以畫卦；用卦以象天理，以象人事，遂成精神文明。西方先哲，用之以畫形；用形以象物體，遂成物質文明。流雖不同，源則一也。

何謂卦？卦者掛也；掛而後看之也。初畫爲八：曰乾☰，曰坤☷，曰坎☵，曰離☲，曰震☳，曰兌☱，曰艮☶，曰巽☴。以象天，地，水，火，雷，澤，山，風；以象父，母，子，女；以象萬物之形態變動；以徵吉凶，以觀人事，千變萬化，運用無窮，演爲形上之學，進而爲精神文明者也。

何謂形？形者物之形狀也。用線以表形，以成邊，角，以明面積；演爲幾何，三角，微分幾分，闡爲形下之學，進而爲物質文明者也。

惟畫卦之法，其線自下而上，有一定之方向；而畫形之法，其線縱橫

交錯，無一定之方向；此其異點也。

註解

伏犧畫卦，乾☰爲天，坤☷爲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兌☱爲澤，艮☶爲山，巽☴爲風。

乾父☰，坤母☷，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巽☴長女，離☲中女，兌☱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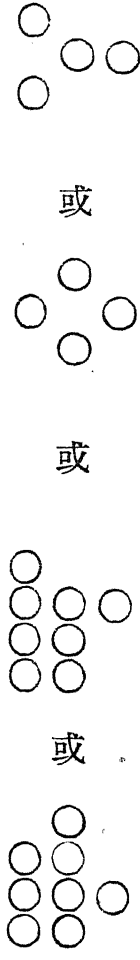
易筮儀淺釋

古人筮儀，必用著草；竊以爲苟無著草，而任取何物，均可代替，以其靈否，不在工具，而在心誠與不誠也，今取古錢五十文，亦可代著草之用。其法於古錢五十文中減去一文，以所餘四十九文任意分爲兩份；一份置於左，一份置於右；然後自右取一文，另置一處；再取左之古錢，以四爲單位，一一數之。所以用四爲單位者，象春，夏，秋，冬，四時也。數完之後，以所餘之數，置於一之左，復取右之古錢，以四爲單位，一一數

之；數完之後，以所餘之數，置於左數所餘之左，每次數完之後，如無餘數，便以四爲單位餘數。如此作成，是爲一變，其圖如左：



以先取自右數之一文，與左右兩餘數相加，必爲五，或爲九，此數不動，祇以餘數，再任意分爲兩份，一份置於左，一份置於右；仍自右取一文，另置一處，然後如第一變方法數之，是爲第二變，其圖加左：



仍照一變方法相加，則其數必爲四，或爲八。此數不動，祇以餘數，再任意分成兩份，一份置於左，一份置於右，自右取一文，另置一處，然後如一變方法數之，是爲三變，其圖與二變同。三變爲爻，六爻爲一卦，然畫卦之法；例如一變相加爲五；二變相加爲四；三變相加爲四；而五，四

，四，連加爲十三，是爲卦扚三奇，合爲十三文，自四十九減去十三，餘三十六，而三十六爲四九之積數，九爲老陽，故畫爲一，或畫爲口，四變相加爲五，五變相加爲四，六變相加爲八，而五，四，八，連加爲十七，是爲掛扚兩奇一偶，合爲十七文，自四十九減去十七，餘三十二，而三十二爲四八之積數，八爲少陰，故畫爲二。七變相加爲九，八變相加爲四，九變相加爲八，而九，四，八連加爲二十一，是爲卦扚兩偶一奇，合爲二十一文，自四十九減去二十一文，餘二十八，而二十八爲四七之積數，七爲少陽，故畫爲一，十變相加爲五，十一變相加爲八，十二變相加爲八，而五，八八連加爲二十一，是爲卦扚兩偶一奇，合爲二十一文，自四十九減去二十一，餘二十八，而二十八爲四七之積數，七爲少陽，故畫爲一，十三變相加爲九，十四變相加爲四，十五變相加爲四，而九，四，四，連加爲十七，是爲卦扚兩奇一偶，合爲十七文，自四十九減去十七，餘三十二，而三十二爲四八之積數，八爲少陰，故畫爲二。十六變相加爲九，十

七變相加爲八，十八變相加爲八，而九，八，八，連加爲二十五，是爲卦
劫三偶，合爲二十五文，自四十九減去二十五，餘二十四，而二十四爲四
六之積數，六爲老陰，故畫爲 -- 或畫爲 \times ，自下而上，自初爻至六爻，連
畫爲 ☷ 是爲一卦。此卦爲之卦：其本卦爲 ☷

文學定義

融會日本本間久雄學說，參以己意，而成此篇。

綜覈古今中外，各家文學定義，融會而貫通之；得一正確之定義如
左：

凡用文字表現自然之狀態，心理之活動；而有普遍，永久，真摯，藝
術，神秘之性者，謂之文學，依此定義，所纂之文，謂之文學文。

按此定義，文學所表現之自然狀態，心理活動，就文學之實質而言者
也。普遍，永久，真摯，藝術，神秘之五種文性，就文學之形式而言者也
。實質，形式均合，方可謂之文學。如此定義，不爲不嚴；定義既嚴，則
本諸定義，以選擇之文學文，方無濫入之弊。此研究文學文，而定義必須

明瞭者也。

然則何爲文學所表現之自然狀態乎？曰：風，雲，雨，雪，日，月，山，川，草，木，花，卉，鳥，獸，蟲，魚，皆屬於自然狀態者也。表現此種狀態之文，例如宋玉之風賦，謝惠連之雪賦，謝莊之月賦，木華之海賦，郭璞之江賦，王維之白鸚鵡賦，張若虛之春江花月夜，皆是也。

何爲文學所表現心理之活動乎？曰：知，情，意，皆屬於心理之活動者也。心理學所言之知，情，意，卽孔子所言之智，仁，勇，名不同，而實同者也。凡論事物之理，發表思想者，皆屬於知，描寫喜，怒，哀，樂，愛，惡，懼七種情緒者，皆屬於情，記載事實者，皆屬於意，例如王安石之禮論，屬於知者也；毛詩之蓼莪，屬於情者也，史記，刺客列傳，屬於意者也。

依此而言，自然狀態，就宇宙而言；心理活動，就人而言；形式雖千變萬化，而其實質，不外乎宇宙與人耳。不過宇宙之體大，而人之體小；

一大一小，爲文學材料之所由生；捨乎此，便無所表現，無所表現，則無文學矣。茲分別言之如左：

a、文學之普遍性

依本間久雄學說，普遍者，用字造句，適合自然規律；凡認識其字者均可瞭解之謂也。欲求普遍，則有五戒：

- 一，戒杜撰，
 - 二，戒顛倒詞之位置，
 - 三，戒用僻典，
 - 四，戒用死字，
 - 五，戒穿鑿晦暗，
- 一，戒杜撰，

杜撰者，無其事實，又無根據，假造之典故也。例如：蘇東坡之刑賞忠厚之至論，文中有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問出何

書，答曰，想當然耳。以想當然耳之詞，遽謂前人有此言語，荒唐之至；杜撰之尤者也。又如「兩槐夾道，二黃爭骨於其間，」句法工整，而意殊難解；相傳科舉時代，某生爲文，卷中有此兩句；房師閱卷，百思不得其解；徧查類書，亦無典可尋；但亦不敢含混去取，萬不得已，遂按照彌封號數，傳某生自解，乃其杜撰者也。意爲某生自家入考場，途中有兩株槐樹，適有兩隻黃犬，在其地爭骨而鬪，故成此句云。如此杜撰之句，連綴成文，恐無人可以瞭解矣。無人瞭解，是謂違背普遍性。

二，戒顛倒詞之位置，

措詞以習慣爲主，例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禮運。飲食，男女，死亡，貧苦，皆平列之名詞也。飲在上，食在下，男在上，女在下，死在上，亡在下，本無理由，惟習慣如此措置耳。倘曰：「食飲女男，人之大欲存焉，亡死苦貧，人之大惡存焉；」則形式未免太生硬，而意亦晦矣；如此說話，則聽者不能瞭解，况爲

文乎？

三，戒用僻典

胡適之作文學改良芻議，謂：「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學所以達意抒情也，若必求人能讀五車之書，然後能通其文，則此種文，可不必作矣。」胡先生之言，可謂說盡僻典澀晦，乖乎文學普遍之性矣。例如蘇東坡詩云：「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用字可謂纖巧；但必先明瞭青州從事，爲桓溫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之青州從事，惡者謂之平原督郵，而後再曲解青州六從事，爲六壺好酒。詞句轉折如此，懂者不多，殊乖文學普遍之性焉。

四，戒用死字

古人所用之字，今人均不用者，謂之死字。例如駟，左足白之馬也；駮，赤身黑鬣之馬也；騮，全身黃色黑喙之馬也。今人分別馬之形狀，僅云黑白花馬，紅黑花馬，黃黑花馬；而駟，駮，之名詞，均已不用；不

用其字，則其字已死；今人而用死字，當然認識者少，背乎普遍之意矣。

五，戒穿鑿晦暗

穿鑿晦暗之文，似是而非；冬烘先生，未經師承，往往自出心裁；最易犯此弊病；文意不通，令人難解；祇有作者自己能懂而已，殊乖普遍之意。例如冬烘先生所作之詩：

絕句

廳釘掛鏡春

其意爲廳房牆上有釘子，釘上掛著鏡子，鏡子裏的畫是春景。

園斑笛我心

其意爲園裏有一株斑竹，用斑竹做一個笛，纔合我的心意。

况妻戴玉假

其意爲况是二哥，二哥的妻是二嫂，二嫂的頭上戴一件簪子，是假玉石的，

肉頂簪金眞

其意爲肉是內人，頂是頭頂；內人的頭頂上戴著簪子，是真金的。

律

捧豆聞砵鄧

其意爲手裏捧著豆，喂獐子去；到門外聽著砵鄧砵鄧敲鼓的聲音。

一滑始見獐

其意爲下雨以後，脚下泥水太滑；一滑幾乎跌倒，始看見獐子。

蛙翻白出闌

其意爲新雨之後，蛙在水裏，一翻身，四腿向上，形如出字，是白色的出字，微許較寬而已。

蚶死紫之長

其意爲蚶蚶死了，形如之字，是紫色的，是長的。

八百穿窗去

其意爲用八百錢，買了一隻鴝鶒，到屋以後，穿窗飛去。

三千棄路旁

其意爲用三千錢買了一雙鞋，踏了滿鞋泥水，脫下來，棄於路旁。

閉門閒悶坐

此句尙可懂。

打死碍何妨

其意爲牆上所懸之畫，爲鄒應龍打嚴嵩

文學如此，祇有自己可以瞭解，以不作為佳。

b、文學之永久性

永久性者，原文永久存在，不容他人遵照其實質，而變換其形式者也。例如白居易之長恨歌，寫安祿山爲亂，玄宗幸蜀，路過馬嵬，被軍士所迫，賜楊貴妃死；事後還京，玄宗思念楊貴妃；必須一字一句，所有連綴之形式，均是出自白居易之手，方可謂爲白居易所作之長恨歌。若原文遺軼，他人做照其意思，另行連綴，謂爲白居易所作之長恨歌，則不可也。

以其實質同，而形式不同也。

蓋文學與其他學術不同。其他學術，重實質，不重形式；而文學則實質與形式並重。例如平行線永不相交，爲牛頓之絕對論，平行線相交，爲愛因斯坦之相對論；此種學術，雖用各種文字表現，形式任何變更，而絕對論，仍爲牛頓之學說，相對論，仍爲愛因斯坦之學說；與文學之必須保存其原文，而後得謂其人之文學者不同也。

c、文學之眞摯性

眞摯性者，意眞詞切，近情近理者也。無論寫景，寫形，寫聲，寫情，寫實，必求細膩縝密，始得謂之眞摯。例如大明湖——老殘遊記——寫景者也。讀其文，不啻身臨其境。口技——林嗣宴——寫聲者也。讀其文，不啻見其氣概。定情詩——繁欽——寫情者也。吟其詩，如親見婦人，失其所欲，纏綿想念。他如寫形之洛神賦，寫實之孔雀東南飛，均能逼真逼肖，如見其形，觀其事，皆眞摯

之文學也。

若不近情理，便不真摯。例如歐陽修之秋聲賦，既自謂聞其聲矣，而不知爲何聲；迨童子回答「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然後知爲秋聲；豈有如此癡人哉！無其事，亦無其理，發於口，謂之慌話；形於文，是謂矯揉造作之文字，殊乖真摯之意。此係意思不真摯者也。常見初學爲文者，寫村夫野老之言，竟用典雅高華之詞，宛如出自徐陵庾信之口；此係形式不真摯者也。

b、文學之藝術性

藝術性者，構成形式，特殊之方法也。用字，造句，謀篇，能引人入勝，專賴乎藝術。否則淡泊無味，毫無趣味矣。文學須用藝術，可分字法，句法，章法，篇法四部分言之。茲就字法言之如左：

用字之法，畧有八種：

1. 倒裝字法，例如：「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史記，刺客列傳。

按平常文法，應爲「季子雖來，不廢吾也。」以其能變文法之常軌，置代名字於動字之上，故能雅致。

2. 省字法，例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其意爲「躬自厚責，而薄責於人；」減去一「責」字，故其句法不顯呆板重複。

3. 承遞法，例如：「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林嗣寰口技。上句以手字止，下句以手字起；上句以口字止，下句以口字起；形式特別嚴緊，卽承遞法之效也。

4. 避熟法，例如：「其一人者母，卽孺人所載與俱歸者也。」——唐荆川唐孺人傳。按此文意，當爲「其一人之母，卽孺人所載與俱歸者也。」用「之」字，失之太俗，換以「者」字，較爲雅致矣。

5. 連合法，例如：「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梵宇僧樓，與蒼松翠柏，爲平列之物，本不相連，用「相間」兩字，便

覺互有關係，而不散漫矣。又如：「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千佛山的倒影，與大明湖之間，用「映」字連合，便互生關係。此種用字法，適如算術之加號。例如：五與四，本不相連，而書爲5 + 4 便互生關係。相間，相映，映帶，環繞，斜射，蔭翳，陪襯等字，卽與加號「+」同一性質者也。

6. 變換字性法，此法可分左列幾種：

名字變動字法，例如：「以賢勇知。」——禮運。「賢」本名字，而此句用爲動字。又如：「未有麻絲，衣其羽毛。」[△]「衣」本名字，用爲動字。如此變化，便覺雅致。

動字變代名字，例如：「苟有是，吾從若也？」「是」字本爲動字，變爲代名字。

副字變代名字。例如：「苟有是，吾從若也？」[△]「陸次雲之圓圓傳」。「若」字副字也，此處變爲代名字。

形容字變動字，例如：「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白」形容字也，此處用爲動字。

介字變動字，例如：「宋[△]經之楚，」——孟子。「之」字變爲動字。

介字變代名字，例如：「彌造書數千言，袖謁之[△]。」——宋濂之秦士錄。「之」字變爲代名字。

連接字變形容字，例如：「希穆然也。」——圓圓傳。「然」字變爲動字。此種變化法，不可勝舉，可列入修詞學以內，特別研究，暫從略。

7. 名字以上加助字法，例如：「阿母大悲摧，」——孔雀東南飛。「阿」字在母字上，無意義，助母字而已。若去「阿」字，則爲「母大悲摧」便覺不充足矣；故用「阿」字助之。

8. 兩動字間加助字法，例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毛詩。駕，出，皆動字也。中間用「言」字助之，本無意義；若減去「言」字，便

爲「駕出遊」，不成句法矣。他如動字，形容字，連接字，介字，各種字類，長於藝術者，均有特殊運用之方法，能以引起讀者之美感；當於修詞學內。詳細研究，此處不便條分縷細，僅就其較著者言之耳。他如句法之措置，章法之構造，篇法之剪裁，均於文之生動有關，因係修辭學範圍，故從略。

E、文學之神秘性

作者特有之神韻氣息，自然流露於文中；既無實可指，又無名可名；僅能領會，不能摹擬者，曰文學之神秘性。例如李白，杜甫，皆詩家也。而杜甫之詩，自有杜甫獨有之神秘性；李白之詩，自有李白獨有之神秘性。學李杜之詩者，其形式可學，而其特有之神秘性，不可學也。

適如糖之味甜，甘蔗之味亦甜；味之甜也相同，而糖之甜味，與甘蔗之甜味不同；其所以不同之點，即味之神秘性也。又如人之聲音，均原於聲帶之顫動，而音色不同；其所以不同之點，即音色之神秘性也。

文學之神秘性，亦如是也。各人之形體稟賦不同，神韻氣息亦異；發而爲文，亦各有自己特有之神秘性；非他人所可摹擬者也。

文學有神秘性，故久讀其文者，心領而神會之；雖不書作者之名，亦能因其神秘性，辨別爲某人之作品，亦猶乎因甜味而能辨爲糖，爲甘蔗，因音色而能辨人也。

續築灤河石隄記

灤河上游，出於峯巒之間；過偏涼汀以南，則陡入平原；水流湍急，氾濫爲災；沿岸村落，時虞冲激；故築石隄，以防侵襲。

自灤縣城北，至縣城東南；石隄一段，長約二里；民國二十一年所築者也。是隄既成，灤縣城垣，固無水患矣；而迤南村落，逼近河岸；夏季淫雨，河水暴漲；房屋田圃，仍患波臣之祟；欲築石隄，則又苦無的款。

不意民國二十二年，中日失和，平東十九縣，淪爲戰區；慘遭兵燹，困苦堪憐；上憲軫念災黎，發款賑濟；灤縣分領六萬元，若按戶典放，則

各人所得甚微；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地方官紳，共同議決：利用此款，續築石隄，以工代賑。北連已築之隄，南至馬官營而止；向南延長三里，於二十三年，五月動工；預計四十日落成。新隄舊隄，綿延五里；從此灤縣近郊，可免河水侵蝕之患矣。

紀灤河之變遷

灤河在河北省之東北部；源出於察哈爾省獨石縣之黑龍山；經熱河，入長城，至樂亭，注於渤海；縱流之巨川也。

自黑龍山至偏涼汀^㉓，沿岸崇山峻嶺，峯巒起伏；水爲山崖所限，不易氾濫。過偏涼汀以南，則沃野平原，一寫百里；地質鬆懈，易於侵蝕；以故夏雨連綿，河水時多氾濫；不啻黃河之入中州^㉔也。

偏涼汀者，灤縣城北之一小村落也。橫山亘於北，獨石山峙於東；灤水北來，觸於山麓，折而東流；沿杏花村之西，蜿蜒南去。其西岸距灤城，約五里許；東關及劉家村在焉。有清末葉，建築京奉鐵路，架橋於河上

；兩端著於山麓。以獨石山之礙於橋也；裝置炸藥，山崖俱毀；灤水無阻，逕向南流；河身因以西遷。民國十三年以來，每逢夏季，汎濫爲災，尤以十八年爲最劇；洪水入城，儼爲澤國；數百戶叢聚之東關，劉家村，盡付東流矣。——日餘水落，灤河逼近城垣，僅數步而已。地方官紳，深恐城垣坍塌；因而捐款築隄，以防水勢西侵。於民國二十一年，巨工落成。至今徘徊岸上，遙望河水汪洋，東岸沙礫無垠，數株弱柳，歷歷可指；而良田菜園，已無痕跡矣。

【註】(一)在灤縣城北。(二)即河南省。(三)礫音力，小石也。

紫金山

在河北省，灤縣城北，

紫金山在灤縣城北，約二里許。高二十餘丈，週圍十餘畝；平原突起之一邱陵耳。兀立孤聳，形如金字，故曰紫金山，蓋取「烟光凝，而暮山紫」之意也。

山之陽，有曲徑；徑砌石爲階；緣階而上，有廟；廟因山勢之高低，

築爲殿宇之層次；分東西兩院：西院自下而上，爲道院，爲關岳殿；東院自下而上，爲三皇殿，爲玉皇閣。玉皇閣在山巔，最高處也。

登玉皇閣，凭欄而望：灤河映帶於東，水勢激澗，浮光耀金，宛如水晶，平鋪於地。巖山峙於南，橫山亙於北，西則邱隴蜿蜒，村落迤邐；遠山近水，一覽無餘。俯視則田疇交錯，阡陌縱橫；雜花異草，與蒼松翠柏，上下相間；風景秀美，天然入畫，詢遊覽之佳境也。

山之風景既美，且南臨縣城，北界偏涼汀^(二)，適當往來之孔道，故多遊人踪跡焉。

【註】^(一)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原句。^(二)灤縣城北之一村落，北寧路通過其地。

灤縣車站即在此。

趙瞎子傳

趙瞎子魯人也。客居播陽，以算命爲生；綽號鐵嘴。一日夜寢，被斫而死焉。

當郭松齡之叛^(三)也；榆關^(四)一役，奉軍大潰；遼西千里，望風披靡；新民^(五)失守，瀋陽震驚；張將軍宵旰憂之。事急勢促，將往大連，暫避其鋒；束裝待發，遲疑未決。耳鐵嘴之名，召而問以命運之數。鐵嘴按照八字^(六)，詳爲推算；率爾而對曰：將軍流年，星命大旺；入主中原^(五)，爲期已近。郭松齡一熒惑星耳，何能犯南斗哉！兵敗垂成，死期已至。倘言之不驗，則小子雖不能保其首領，非敢怨也。將軍信之，遂留瀋陽。

郭軍方期黃龍^(七)痛飲，進攻甚急；適龍沙^(八)騎兵，繞道南襲，乘勢北攻。郭軍腹背受敵，卒被生擒；果如鐵嘴之言，叛賊悍婦，同遭殲滅。將軍大悅，賞賚甚厚；鐵嘴之名益震。文武官弁。欲問休咎，咸集鐵嘴之門焉。

君子曰：郭松齡之叛也；奉軍勝，則鐵嘴幸享靈驗之名；奉軍敗，則張將軍逃遁之不暇，違責鐵嘴妄誕之罪乎？鐵嘴洞見及此，此其所以敢於言也。事顯而理明，世人不察，而又深信之，眼雖未瞎，而心已瞎矣。悲

夫。

【註】(一)民國十四年郭松齡在灤州誓師叛奉。(二)山海關。(三)縣名。(四)人生之年月日時，所占干支字。(五)民國十六年，張作霖在北京即大元帥位。(六)奉天省開原以北，吉林全境，內蒙古東北境，皆契丹黃龍府之轄地。岳飛所謂直抵黃龍府，即此地也。(七)黑龍江省城。當時吳俊陞爲黑龍江督辦。

訥爾遜軼事

譯文

訥爾遜者，英之海軍名將也。名震一時，聲達五洲。幼時讀書，與兄同學。寒假期滿，並轡適校。中途風雪大作，天寒徹骨，幾不可支。其兄約之以歸。父曰：去留聽汝自由；但大丈夫凡有所爲，必貫徹始終；克底於成，方見榮譽；半途而廢，恥孰甚焉！汝其自擇所從。訥爾遜聞言卽行，兄有難色。訥爾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言乎？遂相俱以去。

放棄開灤煤鑛記

開平隸屬灤州，昔爲石城縣治，今爲一村市(一)耳。附近煤鑛，寶藏甚

富。鑛區之廣，煤質之佳，爲世界冠。惜乎庚子辛亥兩年，一誤於獐翼，再誤於舟學熙。放棄主權，淪於異族，殊可歎也。

獐翼字燕謀，本淳王佃奴，幸得聽鼓，濫竽道員。光緒初年，清廷命唐廷樞督辦開平煤鑛公司。廷樞閩人也。富於採鑛知識。在職數年，頗能贏利。唐氏歸去，翼以奧援，繼其任。未幾拳匪肇亂，聯軍犯闕；翼倉皇失措，欲托庇外人，以保祿位；冒濫英人股票，徧樹英國旗幟？開平煤鑛，遂爲英人所有，翼擁虛名而已。

辛丑和議成，兩宮回鑾；坐視寶藏，操於外人，難於隱忍，命舟學熙督辦灤州煤鑛公司；勢成角觝，策取傾銷；英人不堪賠累，提議按照票額，付予股本，由灤州煤鑛公司贖回開平煤鑛公司。朝廷命舟學熙負責玉成。學熙係直隸總督舟馥之子，知交多顯官；翼恐事成，位出己右；從中作梗，其事遂緩。迨辛亥革命軍興，學熙自維清廷命官，難登仕版；欲保祿位。勢必托庇外人；於是效獐翼故智，捨贖回之議，變爲合併之說；組

成開灤鑛務總局，名爲中英合辦，實則主權操於英人。至今唐山，林西，馬家溝，趙各莊，唐家莊五鑛齊開；鑛區縣延六十餘里，佔地三萬五千八百三十餘畝，足供採掘三百五十餘年；每年贏利四千餘萬元，遠渡重洋，飛入倫敦，金錢外溢，莫此爲甚；尙望國人，其共鑒諸！

【註】(一)村市猶村墟。(二)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宣統三年辛亥。(三)舊時官衙卯刻鳴鼓，召集僚屬，故官員需次曰聽鼓。

對聯

爲臨書畫池增水。

懶理容裝鏡有塵。

詞

秋郊晚景

混江龍

秋天時候，却言風雨替花愁；涼風漸起，暮雨初收。梧柏半蒙沾酒市，蘆花深映釣魚舟。碧粼粼秋水波紋縐，橫空鴻雁，遠遠沙鷗。

雪後紫金山上觀景

紫金山在灤縣城北，山巔有玉皇閣；雪後凭著閣前的石欄，向下望見地上籠罩著濃厚的白霧，霧色淡白，似秋日白雲，却渾渾團團，分不出層次；有時因風流動，宛如乳汁灑洩。地面上辨不出邱陵池塘，祇是白色如棉，略有高低凹凸而已。遠遠的樹木，滿掛著瓊花玉蕊，宛然梨華十里，一望無垠；分不出枝柯，辨不出種類；盡似鐵樹銀花，點綴著琉璃世界。樹下微有鳥獸的踪跡，長的似竹葉，圓的似梅花；因想到古人說：「虎行雪地梅花五，鶴立霜天竹葉三，」確可以用作雪地上鳥獸踪跡的寫真了。

再向四方望去：白茫茫的濃霧上面，隱隱約約的露出山峯；鬚髯山峯浮在白霧的上面；愈下，霧色愈濃，愈白，山坡，山麓，完全被霧遮蔽著，一點也看不見。那霧的上層，起伏如波浪，縱橫連合，直如海水一般。山峯露出白霧的上面，幾如海島露出水面；真是雪後的奇觀。不覺信口吟道：

白霧茫茫似海潮，

山峯宛若水中礁；

我幾忘却凭欄處，

疑是凌空到漢霄。

正自吟咏，忽然北寧路上的火車，放出汽笛的聲音，嗚嗚的破空而來。應聲向北看去，一列火車，蜿蜒如龍，自西向東駛去；車到的地方，把白色的濃霧，穿成一個大洞；車過去，那霧又合成一體，洞又沒了，車頭上的煙筒，放出黝黑的煤煙，橫在皜皜的濃霧裏，儼如一字，浮在空中；車頭愈向前進，那煤煙形成的一字愈延長，靜悄悄的，黑黢黢的，襯著皜皜的濃霧，顯得黑白分明；平常說天下第一關，那個一字長，較比這煤煙形成的一字，尚不及萬分之一哩。

灤河岸上早晨風景

季秋的早晨，雞已叫了，殘月尚斜掛在西方的碧空裏；我爲賞玩旭日

東升的風景，徘徊灤河的岸上。岸的旁邊，浮著幾隻小舟，舟子正在點火做飯，炊煙繚繞，向上升騰旋轉；升到空中，即分散了。順著分散了的炊煙望去，望見南邊巖山頂上的古塔，北邊偏涼汀的鐵橋，遙遙相對；均被雲霧瀾漫的隱隱約約，看不清楚；東邊山色蒼蒼，河水茫茫，煙霧蒸騰，白雲如練；天連著水，水連著天；天光水光，連成一片，辨不出水，辨不出天；但見白光渾渾團團，如璧如綿而已。這時灤河西岸上的人，遠望著山，山帶著水，水上浮著小舟，真是一幅天然畫圖。

霎時間，正東方，雲色變了。曉霞烘托著東方的白雲，白雲襯著紅雲，紅雲襯著紫雲，紫雲的背後，襯著藍天，真是五光十色，燦爛極了。

俄而旭日湧出來了。起出時，光色如丹，如朱，倏忽又紫了，橙黃了；金色的光芒，直射到天上，地上，山上，水上；無處不是輝煌的彩色了。這時河水的深處，映出一輪紅日；牠的光色，也一樣的變化；日光射到水上，水上的日影反射紅光；也如丹，如朱，霎時又橙黃了；金色的光芒

，也一樣射到天上，地上，山上，水上。東方的太陽，水裏的日影，正射的光，反射的光，往來返復，瀾瀾漫漫，輝輝煌煌，閃閃爍爍，真是灤河岸上，早晨的奇觀呀！

慶祝畢業同學歌

C調 $\frac{3}{4}$

$\dot{1}$ $\dot{5}\dot{5}$ $\dot{6}\dot{1}$ $\dot{5}$ | $\underline{3\ 5\ 5}$ $\underline{3\ 2}$ $\underline{1}$ | $\underline{5\ 5\ 5}$ $\underline{6\ 2}$ | $\underline{\dot{1}\ 7\ 6\ 5}$ |
 濟濟...雍...雍 芸窗...相...聚，慶祝...同學 畢業典禮，

$\underline{5}$ $\underline{6\ 6}$ $\underline{3\ 6}$ | $\underline{4\ 6\ 6}$ $\underline{3\ 5}$ $\underline{2}$ | $\underline{5}$ $\underline{3\ 5\ 5}$ $\underline{\dot{3}}$ | $\underline{\dot{1}}$ | $\underline{6\ 5}$ |
 唱 歌 歡送， 臨別 依 依！憶，幾經 寒 暑。 聯床

$\underline{0\ 4}$ $\underline{4\ 5.6}$ | $\underline{3\ 2\ 1}$ $\underline{\dot{1}\ 5\ 6}$ $\underline{7.6}$ | $\underline{5}$ | $\underline{0}$ | $\underline{\dot{1}\ \dot{1}\ \dot{1}\ 4\ 4}$ |
 共 話，直 是手足情殷，心相契， 今後分道

$\underline{0\ 6\ 5.}$ $\underline{0}$ | $\underline{5\ 3.5}$ $\underline{6\ 3}$ | $\underline{2}$ | $\underline{6.7}$ | $\underline{\dot{1}}$ | $\underline{0}$ |
 揚 鑼， 祝騰程 萬里！前 途如 意！！

舊雨李君宗堯，曹君少甫，道高德隆，天資敏銳；口占詩歌，自合音韻；意厚情殷，悱惻動人；惜其每有所成，信手棄擲；茲得一二，不敢自私，附印於後，公諸同好，亦敬愛賢士之道歟？

游橫山

戊辰二月李宗堯先生作橫山在灤縣城北五里

一士生而喜漫游，春秋佳日放輕舟；乘興而來盡興返，曾不吝情於去留。十一尤天然好景是山川，况復陽春二月天，煦煦初昇浴海日，搖搖才起臥沙船。一先橫山不改青蒼色，屏拱灤城勢奇特；一客同游意興豪，謂是登峯須造極。十三職南望巖山似虎雄，武龍隔岸峙西東；灤江屈曲如長練，到海奔流一日中。一東浩浩平沙鋪野次，滄海桑田思往事。四真田園家屋付東流，不勝故宮禾黍愁。十一尤愁心怕減清游興，往事視同昨日死；孤石欣作天然椅；與客更番爲坐起。四紙鼓勇更上最高峯，頓覺世事如脫屣。天涯極目白雲低，沙際彷彿餘戰壘。四紙隔河而戰憶當年，彈雨橫斷晚炊煙；將軍肯下班師令，城郭人民幸瓦全。一先年來戰禍在西北，遙憶秦關良惻惻。

四職偏安歲月翻若驚，得天獨厚語聲聲。八庚榮無樂兮枯無憂，榮枯憂樂有來由；臥倚怪石面灤水，水天心境共悠悠。十一尤

班超投筆

漢武開邊思壯士，張騫介子相繼起；二百年後有班超，生而魂異志萬里。家貧志富意氣豪，筆硯生活心所鄙；囿於環境皆凡庸，我丈夫也何畏彼。四紙男兒當學萬夫雄，項羽不甘書劍終；今古英雄同一慨，大功恆發迤邐中。當年策馬御長風，壯氣思吞西北戎；鄴善于闐齊喪胆，西方自此大交通。一東邊垂坐鎮餘三秩，能以一身衛漢室；勳望真同華嶽高，俟封定遠名副實。

隴頭嘆

隴頭老叟泣且言，灤河塌陷我田園。十三元剩得斯田三十畝，全家賴此以餬口。廿五有今春雨足麥苗秀，竊幸惇獨叨天祐。廿六有不料今年又動兵，麥苗割盡麥田平；輸稅已竭廬之入，後將何恃以爲生。將帥門庭深

似海，疾苦無由達下情。八庚余聞此言三嘆息，勸叟止淚勿悲抑。十三職
我亦災患過來人，遷徙流離寄此身；民命已等於芻狗，財產當然如輕塵。
今日無災今日樂，飢餐渴飲養天真。十一真

邯鄲歌

六國畏秦如畏虎，紛紛輦金爭割土。七虞虎狼之秦慣背盟，大兵圍困
邯鄲城。八庚趙國君臣齊束手，神色沮喪如木偶。廿五有平原公子多才智
，至此亦不敢言事。四真風雲愈驚人愈驚，帝秦之議行將成，八庚魯連先
生適游趙，鶴立鷄羣何矯矯。十七篠大義責倒辛垣衍，滿天風雲立收卷。
十七職秦軍引去大禍平，一人勝於十萬兵；排難解紛天下士，宇宙長垂
魯連名。八庚

遊偏涼汀行宮

曹少甫北平人

莽莽古灤州，羣山挾急流；迴風蕩春樹，密雨失岑樓，往事餘長歎，
孤帆幾度遊；遙看亂雲際，猶見虎山頭。

中華民國廿四年八月初版

灤水文源（壹册）

著者

陳韻琴
河北省玉田縣

印刷者

斌興印書局
北平琉璃廠東南園
電話南局三九六七

代售處

君中書社
北平西單商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848
38261